

全  
邊  
略  
記

全邊略記卷之二

桐城方孔炤潛夫

隱

大同略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略在內

洪武元年秋元都既墟略收真定諸地維時元竹真踞于大同路脫列伯跼于宣德府我皆未之先也

高

皇神武廟謨亟命大將軍達

徐

徑趨山西命偏將軍

璟

和

副焉調右將軍勝

馮

繇河南進渡河克武陟下

懷慶取澤州戮偽叅政俞仁克潞州秋九月大將軍所過擇人守其要害遣傅友德略定平定州井陘故

關降之矣。時廓擴帖木兒將出太原。進居庸而攻北平。大將軍曰。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禦之。吾當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所謂扼吭擣虛者也。彼若還兵。已爲吾制。進退夾策。成擒必矣。擴廓帖木兒果聞而還。其鋒甚銳。友德薛顯以敢死士數千却之。敵城西而軍。郭英憑高而望之。謂常遇春曰。多而不整。大而無備。請夜劫之。遇春然其計。謀于達曰。我步兵未集。何以能戰。精騎夜劫之。衆可亂也。衆亂將可擒也。會虜部豁鼻馬潛約來降。達大喜。夜襲之。火鼓大

謀。擴廓方坐帳中。不知所爲。衆大潰。自相殺。擴廓乘  
驍而遁。遂克太原。得四萬人。復擊賀宗哲于石州。猗  
絳平陽悉平。二年正月。諸將還攻大同路。一鼓而克。  
平章竹真棄城走焉。追禽之。友德顧時巡太和嶺之  
西北。次宣德府。敗其將脫列伯。而兩邊之重障三關  
之沃壤。自石晉以來。淪沒腥羶者。一旦耀于大明之  
上。豈不赫哉。七月。元兵復攻大同。甚急。時李文忠領  
兵往援陝慶陽。中道聞警。乃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  
君等受命而來。圖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

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  
機。衆曰諾。遂繇代出雁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  
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韋。擲帖木。越次  
白捍驛。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  
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  
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爲營。先遣人間行。  
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  
忠令鮮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  
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爲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

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筭。遂  
進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  
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  
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  
降。元主無復南意。文忠俘脫列伯至。上曰。彼亦爲  
其主耳。釋之。仍賜冠服。三年春。大同守禦金朝興取  
東勝州。獲元平章荆麟等十八人。大同守將汪興祖  
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元孽四大王  
復寇武州。鄭亨追至龍尾。獲其王脫忽的帖木兒。四

月封皇第三子。桐爲晉王。六月。山西行省上言。大同糧儲路遙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觔。則轉輸之力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五年。議征沙漠。遣大將軍達等出大同。趨河林。糧不繼而疲。遂還。至嶺北。與虜戰。敗績。六年。傳友德大軍出鴈門。追獲平章帖木兒。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師攻大寧。高州克之。斬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師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牛羊萬計。魯王敗。

走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斬其司徒荅俊海等。  
十月。上復命李文忠留山西。御奉天殿。諭之曰。創  
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其事平。豈不欲與休息。然  
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已思遠勞。脩  
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事不可已。故再命卿  
等往。豺狼之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來無所獲。俟其情  
歸。率銳擊之。卿等老將。臨機熟矣。非朕所遙度。至邊  
圖上方略。使朕覽之。二十二年。命晉王成祖分道  
伐虜。二十八年。置大同中左右前後五屯衛。分東西



二路立二邊焉。時封代王桂于大同府。上以餉遠  
餽艱。加意屯種。以紓轉運。國初設衛之意。蓋恪乎其  
足食也。永樂十年。山西緣邊墩守始成。先是江陰侯  
高吳請于緣邊築立烟臺。從而行之。至是東路自天  
城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煖會口。西路自忙牛嶺直  
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灰溝村。墩皆成。高五丈。圍  
城高丈五尺。開濠弔橋。上置水櫃。煖日盛水。寒月積  
冰。墩置軍三十人。悉御畫也。洪熙初。勅大同總  
兵鄭亨曰。天象有警。朕恒慮邊。今其聲跡無聞。一有

奔突。當思有以禦之。農業方興。慮妨屯種。慎之慎之。  
亨等奏。請促遣高山等四衛軍詣大同屯。賜勅荅。  
曰。去冬所奏已勅府部矣。卿等因循失時而督。今屯  
之種已入土。若使動移。所種盡棄。况各衛之相距亦  
遠。急到亦及夏中農時。既過彼此失業。卿等忽略之  
過也。今于文職內簡一人專理文移。如有稽緩則罪  
在彼。若軍機調遣則任在卿。宣德四年亨奏蔚州軍  
充同城神銃手而屬在蔚。兼給其糧費甚。請令其得  
完聚。上命行在戶部書張本議之。報可。勅山西

都督李謙曰。和寧王阿魯台遣貢。從大同入。度必緣邊近者。韃寇百餘犯古北。被銃擊乃遁。探于開平。浩嶺驛無備。突入西衝。失機者已罪之。北聞崖頭舉火。恐此賊也。其益提備之。戶部題。山西歲納宣大秋糧。負欠者多。請下布政司量徵土物。赴邊糴米。所司條上事宜曰。土物各察所宜。如布絹線花茶鹽農器等物。酌其值十分減其二。又宜于應朔蔚渾源二鎮常豐之處。勑集場立塌房以召之。平陽太原澤路殷實州縣徵物貨赴其邊。而吉陽近山。饒瘠民艱。宜存米。

糧五分。納于隣衛。總之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勘實。督令屯田。則子粒之所收廣矣。從之。同帥亨奏阿魯台所部人馬二千。駐集寧海子西北岸。上降旨曰。毋擅以兵逼之。如其降耶。勿覘伺致驚也。六年。設保德州。守禦千戶所。准李謙條奏。訪城舊基。臨黃河。當其要衝。民甚便之。初。雁門振武鎮西三衛。有帶領官軍八百五十人。至是。上諭設守禦千戶所。屬之于山西都司。而以前軍數實之。時武安侯幕府治軍機文書。參政沈因奏記。大同舊領神銃三千門。而內官郭

敬分撥柴溝東至崖頭西一十八處。凡八百餘里。力分矣。乞取回內城養銳聚勦。而邊衛之老弱當入內地之精健當出。比來侍郎柴車勘地。每頃令納細米十石。比之民糧尤重。夫士有室者月支七斗。無室者月支五斗。不令自耕。奚望足食。太宗勅諭舍餘願耕者。子粒自收。不拘頃畝。官不得比較焉。請自今減納二分。邊丁或得所養。且郡縣設有養濟之院。爲鰥寡孤獨地也。軍士壯苦老退。亦有無依者。乞令天下衛所取勘此意。上是其言。命行在議舉之。同帥亨

奏山西之來戍者。遣還偏頭關。地廣脩疎矣。乞于腹裏調二衛以兼之。行在兵部議。仍于李謙撥調五百人往焉。河東缺軍。卽于本省都司調之。不及于腹也。正統初。大同新帥方政至。而虜騎千餘入掠。傷者百人。上有政而逮所部鄧瑛治其縮。政續報都督曹儉捕殺韃賊功。上曰。卿但據曹儉說耳。安有殺虜數十不獲一馬者乎。報捷務驗其實。戒之。政又奏同邊長而軍少。乞將東勝左右鎮朔定邊四衛調守之。廷議以四衛自永樂間。安布永平諸路已久。難移。

矣。止于偏頭。選千名益之。政又奏賊掠車房口。千戶葉林酣戰而死。丘昂李政鄧昇縮不前。賊又掠黃牛陂。石亨擊敗之。獲馬鎧甲矢衣裘等物。上責之曰。爾素不嚴。致寇挫敗。支吾掩過。其丘昂李政卽梟以徇。鄧昇等與杖百編伍。葉林議其功。初寧夏總兵史昭遠送來降達虜脫罕沙言。阿台王子被甘州大軍所逐。欲往尋朶兒只伯。將犯邊矣。上封其疏示山西李謙。謙乞降榜招之。如不附則從而勦之。上命行在部移文。謹守四陲。正也。榜招之與機勦。俱非良

策初戶部議兵之赴征者行口二糧俱于月糧作數。至是方政奏曰。兵力勁強。惟在飽煖。同軍自洪永俱若爾矣。今月樽之于月中。致失人心。乃從舊例給之。宣大巡撫李儀奏東路乞遣副總羅文哨之。陽和高山天城等聽焉。西路乞遣叅將陳斌哨之。同左右雲川玉朔等聽焉。同北關頭猶莊責之大帥政之孫智哨之。三年奏設馬市。自同撫盧唐始也。遠人駝馬平價交易。遣官李原等通其譯語。惟禁漏兵器銅鐵耳。具奏報可。山西安東衛百戶周諒上言。故東勝州廢。



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北連太山榆陽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連亘官山等實胡虜出沒往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爲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水泉四處營堡皆在其內每遇冬月就命將統四處守備官軍於此剗禦待春乃回既不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捍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請勅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五年太原左衛同知陳勝奏偏關地勢險阻量減戍卒

以省轉輸。部議于近關之衛。精選五千人。更番操備。餘復屯守。遇河水合。仍增五百。俟凍開乃撤。上勅都督謙曰。朕卽位以來。惟欲軍民各得其所。存其精銳。不恤餽餉之難。爾其會計之。同將石亨奏。臣奉督屯之勅。然同右諸堡。坐在極邊。耕穫方興。保障散渙。忙牛嶺外有玉林故城。去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險可據也。水草便利。乞立烽築墩。擇故城一隅而壘之。旣以防屯。亦以壯圉。從之。八年大同官巡警至沙溝。風雪驟至。裂膚斷指者二百餘人。九年

同總兵朱冕奏報本邊額二萬四千六百人。天城等六脩所餘東西二路四千。石亨領之。一旦奔突。謂策分何而隊尤單。彙行都司屯田二千四百。皆同所調也。請還回。更于河南脩操內選一千五百。助爲馬隊。庶幾軍威少振。部議曰。可。十二年宣大撫羅亨信奏達賊也先。自去年擄兀良哈已得志。累窺我邊。乞留山西河南下班之操軍爲二路脩。上曰。然。其還已遠者。姑勿追。叅將石亨奏也先併吞諸部。其勢日熾。宜亟別隊整伍。孰可正孰可奇。孰可守孰可戰。兵知

將意將識士情爲上策。上卽勅通行拔驍母阻軍。

法武進伯冕。朱侍郎沈固上六議。大約遣諜害禾燬。

草牧堡擡營結陣。夜劫設伏擊情。而其要著分兵爲。

首撥次撥焉。步隊火車已完三百八十六輛。乞以歇。

班之軍造之。每隊造車三輛。期完八百五十輛之數。

上善其策。驍騎右衛千戶馬青奉使瓦剌。以脫脫。

不花及太師也先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一百四。

十九人來貢。命宴之于大同。發幣表裏一萬三千。

三百四十五端給其賞。索犯邊之寇也。先付以二人。

于青。乃又誘哈密使臣脫脫卜花同撒馬兒罕三百三十人自陝入貢。如例宴之。公私騷擾。邊患益深。是時太監王振擅權。狼恣愈甚。災異叠見。盜賊滋起也。先進馬以二千人詐爲三千。振汰減之。遂絕和而爲寇。振且以軍略自雄矣。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大同。王振獨持車駕親征之策。以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宣府土木嶺之變。上北狩焉。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卽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

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安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旣淹久。虜驚擾而去。兵部議科臣劉斌之奏。請京兵以備邊也。紫荊原七千。近增五千。居庸

原九千近增一萬武清侯亨石促之雁門調振武諸軍指揮石彪更領馬軍三千哨之景泰元年春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繇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

人馬疲倦。賊以餓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卽按劍起。日敢言退者斬。斬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賜勅褒美。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攬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



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  
爲神。云大同叅將許貴言。虜請和。乞荅使緩兵。下兵  
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  
使。財賂方入。穹廬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  
政王復文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  
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  
父而違大義。此理不可和也。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  
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  
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勅石亨

楊洪哨于宣大之間。洪上言。二邊宜增六萬。而糧草積于代州。宜從雁門北廣武站西安驛轉輸之。都御史羅通奏也。先俱往寧夏犯邊。可以精兵八萬從大同出其不意。擣其巢。老營可一鼓而得也。廷議賊雖營于斷頭山。而虜回者云也。先未之西也。若以重兵深入。挫抑軍威。愈長賊志。似應相機。上曰。石亨其從左監彭以得出雁門。楊能其從太監裴當出居庸。各巡邊殺賊。亨乃奏請五軍營內撥三萬。神統五千。火藥稱是。乞副將過興范廣往焉。通州撥萬人車。

五千運草以從潞府具鐵萬觔鑄蒺藜設險也。兵書謙奏。今亨往邊防衛。種田護草。同軍數少。宜如亨議募調務足三萬。每十人立小甲。每五十人立總甲。百人爲百長。千人爲千長。俱與冠帶。有功者累優之。甲長升冠帶。總旗百長升所鎮撫。千長授百戶。餘丁功升冠帶。小旗舍人亦升所撫。亨報虜穴于斷頭。去寧夏不遠矣。請于洮民土軍覘之。輕騎可搗也。山西布政原募義勇。請撥于同。勅尚書石璞往同撫朱鑑再募之。四月賊來同。總兵登伏截之而去。山西撫朱

鑑定策應之略。曰河曲保德。岢嵐興嵐。宜令偏頭關  
策應。寧化靜樂興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  
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宜令雁門策應。石州寧鄉。宜行  
汾州協之。時達賊分道犯河曲義井。而隣隘不援。大  
同知府霍瑄奏。販夫農父。苦于剽掠。已極。願避于腹  
裏。輒城事下中丞沈固。發廩賑貸之。亨到。同見同民  
之牛具被掠者。將脚力中驢四千二百餘頭。給爲耕  
資。而勘各衛正軍。貼餘丁之房室。其餘老幼男婦。回  
于籍。然而胡馬絡繹。臨圍卽散。馳驟難追。惟有奏聞。

而已。鑑又奏乞大同之分番者。畱守雁門。而大帥登  
爭之。曰。洪永承平。其調且然矣。近賊雖問犯岢嵐。比  
入輒出。豈非懼我雲中。抄其歸路。而不敢久乎。乞仍  
更番爲便。從之。八月。上皇車駕繇寧路還京。于是  
兵書謙奏賊稍退。道頗通。請宣大急儲事焉。都御羅  
通乃酌時宜。借四州之民壯。代大同糧。一次事畢。歸  
農。上允其請。蓋澤潞平定汾四州民壯。操守九千  
五百餘人。皆腹裏虛餽。而近邊軍旅。疲于輓飛。誠公  
私之利也。通又奏懷仁渾源朔州已撥于太原倉運。

萬石給之矣。軍中糧足，則以本折間施兵民，兩益從之。兵書謙奏和議不可恃，戰守不可忘。宣大年來空虛，宜遣罪囚及腹衛之赴獨石、龍門、鵬鶚者，近司農奏准河南運八萬石，山西運十萬石，猶未至。請于五軍營中撥四萬人運一萬石于宣府，或內府頒四萬金令宣大給于軍屯之無牛者。紫倒之暨白羊、李河、聞和、撒倫、真保之城，發遣幾何，附近幾何，遠者可發矣。上亟賜行。天順二年，總兵官高陽伯文李等議大同草場逼窄，採取不敷，止令軍自今軍自脩草三

月各衛所軍餘採運及蓄積草。又給三月。則新草已及用矣。上報允。吏尚李賢奏秋防計。上勅副都王宇行邊。賢又言邊墩雖設。寇來不能守者。無制故也。右通政劉文脩知此。於是命文往視。文設懸樓礮木塌窖。賺坑守者賴焉。三年。總兵官石彪塘報安邊營之捷。彰武伯信楊僉都徐瑄督僉周賢都揮李鑑等。斬平章鬼赤力追于昌平境。生擒四十七。斬首五百餘級。奪騾馬牛羊二萬。周賢李鑑死于陣。上嘉之。資邱有差。太監陳瑄以京軍馬隊巡邊乞賞。上

戒之曰。賞不在京軍。而在邊軍。邊軍誠艱苦。爾何曲爲說。其戒邊將妄言希賞者。十二月。石彪家丁劉三逃于虜。字來領其僞職來謀于偏頭。獲之云。賊來以黃餅衣針爲信。累石塔爲號焉。上以毖飭太監王春等。竝各邊如之。五年。平虜城守備孫廣許顥等追賊境外。遇伏發而歿。山西都督王信奏虜知偏頭同右有備。輒從煖會而入。知朔州有備。乃從橐蓮臺而入。直抵太原。尙興靜樂被其剽掠。然雁門外廣武站孤城無水。不攻而自破。謂宜築蓮臺城。而謂其軍戍



于此則太原一帶無虜繹之患。都御王越條便宜。草束將盡。權改納米冠帶之軍民舍餘。及雜犯應贖者。悉令納草。成化三年。都御葉盛奏。凡虜中走回男子。例送御馬監驗充勇士。不堪者發其籍。所司不憐惜之。致生悔心。復入虜中爲孽。間有挾馬來者。復入公。負累所軍。今當下令。聽其自售馬。而仍免其雜徭。則聞風感慕矣。詔書載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歲給與絹米酒肉九十者。給冠帶。此曠古之盛典。獨軍衛之高年未蒙偏及。上曰。王政優高年。奚有軍民之

間。中國人不幸陷虜中。既而來歸。情義可喜。所司其  
詳之。四年宣大巡撫王越言大同陽和天城宣府獨  
石等八城堡。俱險隘難行。畜牧鮮少。虜所希至。惟同  
之中路貓莊。西路煖會兔毛。宣之野狐全右。平曠易  
寇。每至而軍弱不支。輒分彼此。坐視成敗。不相救。自  
今凡遇小寇徑勦。大寇會攻。兵勢乃盛。而事機易合。  
于是部益嚴互援之律。六年兵部言此虜久掠延綏。  
忽復東驚。慮我邀遮。預覘虛實耳。不然是知大同遊  
兵西往。欲乘虛肆掠。且三邊士馬精強。大同爲首總。

師統有六萬之衆。未聞奏一矢之捷。撫機不發。安得成功。已諭令楊信等戮力同心。期於敵愾。乘疲襲險。惟便是固。但毋輕卒寡謀。虛聲塞責。仍先具方略以聞。上曰。邊將以禦敵爲務。謀定而戰。庶無遺策。同撫王越奏延綏二路係虜所出沒。比令許寧出西路。龍州。范瑾出東路。神木。越與太監秦剛據榆林而應兩路。瑾遇寇于厓窰。敗之。寧禦之黎澗。轉戰三十皆捷。而叅將神英亦敗之于鎮羌。共斬首四十餘級。甲仗馬中羊九百數。事聞。獎焉。越引兵還偏頭。部責其

不待延寇息而擅回得。旨仍住屯宿于有芻之所。  
總兵信副督徐恕叅將張瑛奏胡柴溝之捷。分三營  
以掩襲之。轉戰威虜。前後斬首九十餘級。甲馬弓矢  
具數四千。捷至降獎焉。七年兵侍陳宜巡邊。復曰。偏  
頭東北四堡。乃通援會。近賊窺之。捌楞老營。滑石黃  
河七堡。尤近賊境。得馬營。焦義城。唐家堡。黃甫川。悉  
皆防力單弱。何繇強禦。宜于雁寧舍餘。摘撥千人分  
戍。而赴班之不刻期。則版築不給。倉草之被豪猾者。  
六七十萬。良繇巡官經年不履其地。景泰來樽節邊。

儲草旣停關。豆亦減少。馬失預飼之方矣。遇勦撥芻。住不彌月。或值寒期。蕭然莫採。是以軍多棄馬而逃。則冬春之交。支草日三十束。豆月一石。當如故時。各路戰馬。以征西死傷者多。巡撫林聰奏就彼募之。凡舍餘納馬五者。給冠帶。價以千金爲準。聰又奏衛地希濶。每警至而住牧者。無所于避。蒲州營之接威遠。碾子頭之接旱井。駿刺林之接朔州。各于其中。連築三堡。聲援密矣。宣大操舍編伍而止。其上班時。應加月糧一石。使樂于効用。倉芻山積。宜專委副使董之。

皆部覆得可。僉事賈俊奏事虜衆一據河套。一據東勝。河米一凍。似有合勢。恐三關不教之衆。難以當之。乞遣一大將。假之重權。部議山西撫院雷復冬至兼督三關。至春仍理撫事。從之。十年兵侍滕昭言。比者朶顏使臣傳報。滿都魯孛羅忽西行進川。而的加蘭思則往東勝境上。頃太監覃璣偏頭關戴廣所奏。略同。醜引互屯而巢于河套。皆所當備。上通勅之。刑侍杜銘巡邊既還。而籍其數。偏頭軍壯九千三百八十四人。馬三千二百七十八匹。墩臺四十三處。代州

軍壯四千八百八十四人。馬一千五百匹。雁門軍壯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馬三百九十匹。石牆二十一處。寧武軍壯一千四十三人。馬七百四十七匹。墩築四處。保德河曲要區也。非專設兵備。不足以理其繁。十四年都御秦紘言。築防必因山爲壘。則力少而功多。欲自偏頭長林起。南至寧武羊房口。二百里內。其限以大山者。勿論。其川口寬平。岡阜大衍者。計用六千一月可辦。第將三關退班。竝代崞太原。住種兼修。賴之永矣。從之。十六年北虜入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

務保國公永

朱

威寧伯越

王

太監傅德往擊之。其時

虜從威遠入。卽日都督范瑾率朱檻孫鉞六千人而副都孫洪亦領四千合截之矣。直之出益以擾也。直乃設山西平虜一衛以控老營奶河諸堡之要。復往宣府擊虜矣。直復請邊需而得之。齎大同五萬金。又賞都督白瑜等絹七百。布一千四百餘。是時虜自威寧被刼之後。犯執前讎。賞賜調度略無虛日。而邊吏每坐失機者。亦接踵云。十八年巡撫何喬新奏山西所屬稅糧計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洪



全邊略記

永間除所存畱則輸大同雁偏二關而已。正統末有事于北伐。乃以太原澤潞等所入輸之宣府。成化初有事于套伐。乃以各屬輸之榆林。自此畱數少矣。豐稔僅僅足支。而荒凶多。無徵之額。宗祿無給。內倉何派追其餘糧。困日以甚。况猝遇師旅。倉廩如懸竊見宣糧原取之山東畿輔榆糧舊取之陝中。乞勅如舊乞宣榆之供。令凋瘵少甦也。山西所屬額軍六萬一千二十名。實則三萬七百五十三名耳。其間操守于大同矣。疲弱已極。國初以來。西民編戍南方。非其

土性多致死亡。諸衛清勾徒有分擾。乞自今所清解  
南之戍。如雲貴廣湖江浙各衛者。俱畱本地補其缺  
伍。而原衛則豁之。比年逋逃紛紛。而山西爲甚。姑舉  
一二槩之。如平陽稷山縣額地四千五百八十餘頃。  
歲輸三萬七千石。洪武間履畝增科。益以三千。皆溝  
澗沙礮之所覈也。又如寧鄉縣山深土瘠。逃絕戶丁  
千六百有奇。乃派徵一萬千。見存里甲中。今宜如例  
折之。每石三錢。每束草二分。發邊就糴。庶幾流亡自  
歸田野自闢。夫古之葬者。必擇不毛之土。今親王以

下奪據民間腴地築垣而侵其步利歸藩府。稅存細民則催科宜恤。吉擇宜限也。鹽池所轄戶一萬七千五百餘丁。歲課三十萬四千引。歲春鹽花生結則墮丁下池取之。課足卽止。季春以後自凝自化置之無用。乞令刑司將徒流以下採取餘鹽供給邊用。奏入。詔副所司。十九年總兵許寧奏小王子率三萬寇邊。事下兵書張鵬議遣太監金輔新寧伯祐譚遊擊馬俊往與虜遇于毛家皂。張鉞楊彪已與戰于灰河。虜復圍劉江王榮于竇家坊。莊鑑及少監陸閭復邀

之連戰二日。斬首一十七級。我軍則陣亡五百八十人。上嘉其以寡敵衆也。而不知兵敗失機。更以捷聞復命保國公永朱太監蔡新都御史郭鏜發步軍一萬馳之。八月周玉報虜復至。上命太監簡顥都御史秦紘叅將白全先後發兵五千以赴。仍勅侍郎李衍何喬新歷關焉。山西撫邊鏞報虜深入渾源朔州標掠。而雁門請益兵。于是部議京營竝緩兵所赴大同幾四萬。請令朱永倍宣道往擊之。烟火徹于紫荆。真保驚竄。賴鏞極力捍禦。晝夜不息。大同

全邊略記

帥許寧報叅將劉寧遇虜于聚落站。寧等分邀于水  
峪村。戰于紅牆兒。左監石巖追之于大溝口。董昇遇  
之于沙窩村。宋澄遇之厚子口。莊鑑遇之于牛心山。  
凡七戰。得首級一十九。朱永報周玉繩律敗虜于葦  
子溝。取十級。朱謙等伏柳河。銜于雙望。取十二級。  
命賞奏捷者鈔貫。永乃奏築野口。宣寧四方澗。石佛  
寺六堡。赴召還京。撫邊鑪奏記。大同宿重兵。而雁  
門虛匱。前者虜直抵雁。臣以死拒。僅其輕騎耳。若全  
營一鼓而南。何以禦之。可于代州建牙置大帥便。

上曰。將得其人。雖一旅足爲長城。非其人。雖重兵不爲鎖鑰。其如部策已之二十年。兵書張鵬論春防事。令都督馮昇楊玉按伏于雁朔間。而馬俊白全聽其節制。上命太監張善督軍定西侯琬蔣佩大將軍印。內官太監朱祥監鎗。往脩禦之。總督宣大尚書余子俊奏。頃臣撫延綏。常議削山築城建墩。今十餘年。民被其利。請以行之。二邊焉。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六百餘里。每二里築一墩。濶方三丈。高亦如之。對角作二懸樓。方徑六尺。兩墩相去空內挑濠塹。廣丈五。

尺深一丈。每墩役丁五百人。十日可成。度今夏暑虜馬瘦矣。兩月之暇。可築二十墩。墩令十人守之。瞭而兼擊。如兩墩共擊一空。則四百步之間。砲力無遠不及矣。宣大倉塲積弊如故。且如遼東餽餉。奸蠹二百餘萬。爲貨權資。遂至告急。似宜設按察二員。專之。其他如借京軍乞鐵砲。告折糧。俱得所請。然其時荒旱米貴。大工驟興。人頗難之。子俊更奏大同平曠。必資馬軍。今本邊二萬七千九百。而延寧靖固共三萬七千九百。俱以黃河爲限。春暖凍開。尚堪借調。從之。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執都督許寧。巡撫許鏜。內官蔡新。俱下獄。會訊于午門前。獄具得旨。寧等邊託重受輕。進折軍。致虜肆無忌憚。情犯深重。本當論死。姑從輕發。寧鏜降六。新降三。初寧與威寧伯越王之互誦也。越謂郭鏜曰。許寧守已撫下。雖輕戰陣。非統馭才也。朝廷重任之。其必債公。慎待之。寧至大同。與汪中貴爭坐忤焉。警至而中貴納衆言。欲出兵于邊。按伏而大將重屯以遏其衝。鏜曰。虜至矣。公當申明號令。以一羣志。寧曰。兵無常勢。人自爲戰。安可預圖。



銓乃奏直寧失和。奏謂中貴直于南京。蓋將習之。翼  
輓也。歛兵守陴間。伺虜入掠勢分。各擊掩其情。此邀  
功之故智也。時小王子大至。烽日夜不絕。寧乃踵故  
智。遣劉寧董昇屯于山西。周璽屯于懷仁。而大帥堅  
壁居中間。虜懲往年之敗。未輒深入。及覘知寧所布  
列若此。遂突入。而代王之莊先被害。寧殊無意出軍。  
門卒報較尉至矣。寧不得已。乃與新銓分三哨軍于  
二里許。虜則伏精騎于禾稼深處。而數騎辭鞍牧馬。  
以誘之。新麾下見之。果馳掩捕。寧麾下亦見之。曰勿

令太監功也。遂不自禁。虜騎四合。死者千餘。寧奔夏米莊。新鏜馳疾入城。虜乃圍昇寧。幾不脫。乃發大炮。名大將軍者。竟落王子帳前。人馬辟易。死者枕藉。遂引去。而莊鑑抄其零虜爲捷云。大帥自米莊還城。而陣亡之家。其婦人擲瓦詬呼于道。萎薶喪氣矣。時臺省亦無刺其謬者。尚祖寧以爲街亭之失。而汪直適調得免于禍。余子俊奏偏關之東地名井坪。北至虜南至朔州。于此設千戶所。聲連勢絡。而乃阿老營等亦藉援矣。其西路新墩俱不如法。合治總兵周玉太

監孫振巡撫秦紘等罪。上宥之。子俊奏小王子已遠遁。其大將軍佩印琬。蔣等請班師。李杲郭鏞劉清所護軍。其以時罷遣之。莫若就順聖等地土沃饒。兼有鹽利。遊民無筭。舊用正軍三千三百餘人屯種。公田穫不償費。頃以選壯丁易之。數已滿千。宜設叅戎領之。就以罷遣京軍之甲冑弓矢給其用。仍覈正軍之舊屯者。卽令編戶代種。如例稅。而鹽場量稅以銷竊據之奸。詔曰可。子俊以班師之後。恐賊間也。令劉寧偕于朔。滕瑾偕于偏。董昇偕于威。遠馬俊偕于

同右餘則本堡操候之。同延之界。正對豐州。虜所牧地。請陞郝志義兵備于寧雁。而郭瑄守代。王昇守偏。上曰。俊言是也。子俊復奏邊牆之役。適歲歉而止。今隨方經略。度定地基。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境。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舊有墩一百七十座。應增四百四十座。宜分三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同分一百五十四座。偏關一十七座。宜築以土。工人八萬人。月糧六斗。銀三錢。鹽一觔。共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觔。馬六萬三千匹。束

芻八萬五千五十石。實一勞永逸之功也。然子俊以築墩責成于邊臣。以閔實副任于臺省。但計筭成數。言之可聽。而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是後怨恠之來。蓋亦不近人情云。雖然。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子俊舊告成于延綬。其權獨也。今誼譁于宣大。其任分也。戶部奏子俊連歲所費百萬餘金。料糧三百五十萬餘石。又開中淮鹽六十五萬五千餘引。較之往年。事倍矣。乞遣官勘實。乃命侍郎杜謙給事吳道寧御史鄧庠往焉。山西都御葉淇奏平虜井坪同城之北先

因余子俊議募屯徵輸。其地新闢。沙磧寒苦。必須安撫。方固其屯。今同城北。畝可歲徵黃米一石。折色三錢。平虜畝。歲徵糧一石。折色二錢。近償馬之令。下于各軍。尚八萬金。其情可矜。乞卽以畝折充之。爲便。上曰。是。先是。諜報威寧海西。虜營萬許。脫鞬城南。虜騎掃路七千餘步。大灰結壘。徑五十里。勢將入寇。弘治元年。小王子番字貢書辭甚謾。自稱大元大可汗。兵書馬文升集。廷議之。英國公懋張等曰。夷狄者。聲教所不加。其僭稱名號。犬羊故態。中國何預焉。辭。

雖驕倨。然自古禦夷。來則不拒。在我先朝。亦累賜包容。宜降勅大同守臣。宣其酋長。果誠心入獻耶。則具名數上請。而酬之如故事。若觀望不來。仍嚴我備從之。舊例衛軍每七八月間。人採草六十束。輸之于官。今時當採青。而虜貢載途。各軍以分防誤輸。都御許進請蠲之。戶部議蠲其半。其當輸之半。每束折色二分五釐。吁。此軍之所以剝也。進又奏。邊人自虜中帶馬者。其馬解京。而有司撥贓罰償之。今邊方急于用馬。請以他貯朋合。買之以解。吁。此先年葉都憲所

條蠲者也。復踵不革。何哉。余子俊上防邊奏記。曰。舊例同宣在城各立司分。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員。中軍設管總官一員。其旗牌掌於總兵。遇有調遣。聽其號令。所以事歸于一也。成化以來。因於同城。并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之調。故宣府太監總兵等官。亦各自爲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名曰太監營。總兵營。副總營。遊擊營。監鎗營。營兵既分。各官視爲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爲掩匿。而各路所遣。非老卽弱。以致有警。不能禦之矣。請令鎮總等官。



以所分營并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二兵不得擅動。仍合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兩體不分耳。大同守總兵副總兵遊擊將軍所治者爲中路。陽和天城爲東路。南乃宣府洪州也。大同左右衛平虜威遠朔州衛井坪堡爲西路。西南乃偏關也。各有叅將一員分守。如常山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今請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爲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於東。調西路與偏關合兵應於西。寇東路則以東路爲主兵。而

大同副總遊擊及宣府遊。洪州叅各合兵於東西策應之。寇西路則以西路爲主兵。而大同副遊及偏關叅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渾源山陰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於本城。或於要害城堡。分兵邀擊。如少小寇盜。則大同遊與各路各以兵應之。但洪州隸宣節制。而偏關非同所屬。請令二路將皆聽大同遇警調用。從之。三年虜將入寇。守臣以聞。上命新寧伯祐譚選馬軍萬二千練習以待。守臣言同之急也。常調延綏遊兵策之。然待奏後行。緩不及矣。上曰。延與

同接境互援。果有急。先調後奏。可也。其預勅之總兵官王璽。請告急者。調偏頭之精銳。應于西路。太監劉政。執之以爲不可。部覆近議。調綏復調宣矣。偏其勿他調。以自虛國。初。洪州順聖之地。撥民承種矣。其後改爲御馬監草場。天順末。乃并餘田。盡給軍民佃種。人二頃五十畝。納糧五石。草十束。成化末。余子俊增其數。至九石五斗。然徒具虛數而已。六年。撫侯恂請如舊。以甦下。報可。十年。虜入同境。連營三十里。命平

伯銳

陳

充總兵官。太監楊穆爲監督。選精兵萬人。

馱馬五千。待報啓行。仍選團營馬步二萬以備。因兵給事楊英所請。特命戶侍劉大夏韓文兵侍李介王宗彛各往經畫之。從征官軍各預糧三月。布一疋。以贍之。李介奏大同往時。外有大邊。內有小邊。設險嚴密。保障易爲。歲久頽圯。守臣不能修。東自宣界西至偏關。其間舊牆尚堅者百五十餘里。今葺者半之。改者倍之。并斬崖濬濠。增墩益堡。大約五百里。用卒四萬人。及今年稔。囤靜取工。于本邊每年兩月之役。不當興師萬之一。從之。介又奏其一便。調集以節遠。

戊也。偏關舊有舊兵。畱大同城防矣。延綏去千里。赴調偏關亦已足。莫若分選三關得三千人。特立遊擊領之。其一收遠軍以實伍情也。北人戍南。率斃于瘴癘。南人戍北。多困于米寒。莫若太原一帶。所清南丁。卽編本伍。其一班軍名紐實。縮到失其時。宜嚴分。巡原領之責。其一軍職買馬。坐住俸鈔。因于啼號。宜有以寬之。其一占役之多。宜設其例也。從之。兵部奏事曰。正統十四年也。先犯順大。同幾于不守。成化十九年。小王子復讎。大同遭其摧剝。景泰之初。設巡撫也。

假以重權。振揚威武。而日以怠忽。若乃邊儲舊納本色。近年減折而收之。復短折而支之。軍士怨嗟。罔肯用命。李介閱實無馬者萬餘。守臣匿不開列。今春虜貢在關。而守臣縱令勢家用違禁之鐵器。易彼達馬。墮其奸詭。因肆侮焉。卽今數犯遼永。莫不有因。雲南思六復占麓川。兩廣獍狴。大思猖獗。良繇巡撫憲臣多與守臣大帥黨比。不規其過也。有旨邊糧折放重輕。戶部詳議以聞。于是斬山西大同前衛指揮劉桂梟首于邊。以其私賣軍器于夷人也。給事中吳世

忠奏各邊墩率三四里。而大同隔十四五里。各邊墩去城率四五十里。而大同遠至一百八十九里。烽火不通。形勢不及如此也。將官推舉。多以賄通。一握兵權。如獲私寶。既求償債。又欲肥家。役軍多至千人。侵屯動以萬計。掊剋賞賜。以賂權貴。如此也。十月風霜。士甲無補。妻居無煤。幼兒裸體。問其故。則曰役繁糧薄。苦于奉將。扣筭日巧。馬價爲累。或過時不開。或未夏先止。馬死日多。軍補愈困。如此也。械器無數。下班私交。點闌無人。傳借多朽。如此也。司餉者。每石剋二

錢以待他用。哀一錢以防補馬。米賤則閉錢與米。錢賤則閉米與錢。如此也。總兵神英。巡撫劉璣。守臣孫振。貪和畏威。縱虜交易。鍋鋏箭鏃。悉入虜囊。既掠蔚州。劉淮領兵不進。計其按伏所費。此二十日。費至二千八百金。未聞宿飽。徒聽長驅。凡斯前弊。痛革已晚。掣腹裡諸衛之間。卒以爲兵。耕近疆之空地。以爲食。又于歲豐之後。展築大邊。履其畝而糗其餘。陛下可安枕而卧。從之都督王璽。謀報虜約。四營復宣之役。請選伍以聽。部覆之曰。北虜往歲逾春。每牧于臚。



胸河今出套卽潛于東勝。謫之甚也。况脫羅干之子。火飾梟鷲尤倍之。命太監楊穆平江伯銳陳操候焉。先是大同開市易馬。大帥神英宋澄馬儀裨將趙景李璵秦太奉御侯能遊擊劉淮悉令家人以段布易之。而英景家人雜以違禁物。虜欲引境外衆入于館。乃私遺李敬一馬爲請于守臣而許之。曰虜衆疾相染乞暫休于館。于是橫縱出入爲患。驢馬入邊內。商民多以鐵貨交易。捍文罔矣。虜盡得要害。而景等率奇兵三千護之。未出境而返。虜遂合勢圍蔚州。烽火

燧百里。英等復不爲意。馬營遂陷。邊人喧然。大吏帥  
賤禁器而貴狄騎。英杲以隙于爭市間。訐聞長安。遣  
給事吳世忠轉按之。具得狀。杲家人趙晟、劉玘等所  
爲端而冒禁坐賄。及逗遛棄師甚悉。而太監孫振都  
御史劉璣不爲防有。旨晟玘斬。趙從神十戍邊。英  
開住。璣振外用。淮敬下巡按逮問。論死。後以赦宥之。  
十三年。虜衆犯同左衛。七日遊擊張俊禦之東荆莊。  
先之以三百。徑趨城南。復分三百以應之。面被箭益  
奮。虜不能克。退駐河之北。巡撫洪漢劾馬昇許鑒葉

椿秦恭王杲白玉王璽。太監劉雲蔡恩侯能韋忠等。  
并自劾。上嘉張俊而責璽等。戴罪殺賊。大學士健  
劉言命將出師。未聞出奇制勝。諸將懔怯。不足依仗。  
上乃責銳。陳主將重權。苟非其材。雖麾下謀勇。皆  
不敢效。留之恐誤邊。召太監金輔平江伯銳。陳還。  
命太監扶安保國公暉。朱挂印往焉。兵書馬文升  
奏平江伯銳兵侍郎許進之領軍也。異其指日克平。  
以紓北顧。經今月餘。虜勢益熾。憂莫大矣。本部奏准  
潮河一帶。命之都督李澄居庸一帶。命之都督

張晟。紫荊一帶。命之襄城伯郎。李天壽黃花一帶。

命之侍郎王宗彞。分防經略。不審先年蔚州叅戎。已設復裁。計蔚渾迤南。俱有嶺峻得防。豈憂虜耶。宜增如故。紀功御史邊憲。奏威遠失利之後。守將不能支。乃請京兵以雪往恥。如何京屯日久。而醜夷日張。銳等生長膏梁。託閉門于堅壁。遮按伏于屏羸。互相觀望。納侮損威。通乞重正典刑。輕加削奪。于是臺省交章。羊園之賊五十騎耳。劉寧以萬騎襲之。寸功無獲。而死者十有三人。車關零賊數騎耳。銳遣五百而

墮鎬者六人。虜自此西。彌威遠。東抵陽和。列寨環屯。綿亘千里。百萬餘家。旬日而蕩。陳銳闢葺啓戎。劉寧懷姦託疾。金輶姚舉等。監督罔效。竝乞下之于理。有旨。銳寧革祿。閒住。輔革管營。進致仕。舉宥之。吏科許天錫自大同還。奏軍事曰。虜自大青山墩。數道竝入。王杲登城。瞭見十騎。易之。出兵敵騎。佯北。杲馳之北嶺。伏發。諜而突之。斷我軍爲五。所失官總五十二人。軍旗一千一百二十餘人。殺傷又五六百。自磐石嶺四十莊屯。盡飽于虜。時秦恭營于草溝。馬昇營于

布家各十里許。不敢進。大帥王璽太監劉雲巡撫洪漢。以失亡衆多。不以實聞。兵垣柴昇劾奏。果貪功輕舉。昇忝顧。乃各嬰守。縱寇不救。其迫璽三次出軍半途而返。雲受腹心之寄。偷安坐觀。洪叅風紀之重。共爲蒙蔽。百年全勝之地。大敗不振矣。御史沈元疏曰。邇年各邊軍法。大約嚴于疎賤。而略于貴近。是以大吏苟且貪婪。武備弛廢。今大同之陷。遠近震驚。處分不當。則四方解體。上命錦衣逮諸失機者。鞠獄上得。旨果昇恭處決。璽並家屬發陝極邊戍。洪漢落

職。雲等九人下巡按逮治。虜再入大同南掠。副總兵姚信將軍李廣李祥蔡瑁各閉城自守。賊得利而去。時大師張俊太監陸閭都御史劉宇俱被劾得旨。命各戴罪殺賊。蓋緣中貴制行間久矣。失律之誅互相行媚而未減。無何復膺節鉞。雖以鈞陽爲之本兵。而司敗之罰掣于私竇甚矣。勅法貴武哉。十四年巡撫史琳請益軍。上命太監苗達總兵官朱輝領馬步隊一萬以征西。撫魏紳奏偏關暨于寧武。當增築大邊。設墩增守。同撫劉宇亦奏興軍五萬修築大邊。

而黃門許天錫駁之曰。同圉泰然。墻未甚懷。尚期三年報工。今重困之餘。傾城就役。疲于版築。焉能辦哉。乞分路踐工。而撥之以次。適御史王獻臣亦上邊計曰。威遠失利。士無戰心。修築大邊。沙石疎燥。荷糧而往。氣已銷竭。豈勝畚鍤之勞。萬有猝虜。何以禦之。大役乞且停止。姚信陳廣戴罪自効矣。乃過于削軍。招怨入骨。乞同馬昇之喪師。並行誅戮。同綏土著素稱勇敢。雖招之而不附者。處置失宜故也。乞示沿邊任彼父兄子弟親朋隣里。自相爲伍。官爲給械。各隨



所能用之。所名則陞。所利則賞。願併功一人者。聽。庶  
可得其死力。馬疲則軍弱者。其價既輕。商無厚實。加  
以羈難。雖有良馬。亦不至矣。何不併兩馬充一馬之  
費。期以得良爲準。倉場已設官。又置判。立法最善。近  
多耄年納粟之輩。無異吏胥盜賣。冒出爲奸。乞簡才  
能者。授以郡丞之職。各下所司。大同謀報。河套賊于  
西岸採木。大治。解後將渡河而東。請掣回遊奇兵之  
在延綏者。下兵部議。火篩常厚。獲于大同。而今春爲  
延兵所制。不得逞。其造筏東渡。所傳匪妄。但欲布軍

沿河。似乎輕發。請再探之。同撫劉宇奏四事。自王杲等之緩斬也。猶曰與其進而必死。不若退而自保。或幸免也。當虜大掠時。廣靈縣民王景林等發憤聚衆。持挺斫級者五已。而賣級事覺。乃問戍軍又當大掠時。指揮尉景徐俊按伏白狐。景俊先馳五十騎搏戰。甚力。餘騎悉駐坡上。熟視不救。而景俊身被重創。復嬰失機坐死。而餘騎止笞三十。將以王杲爲口實。民以王景林爲戒。車習爲畏。懦日操何益。是以姚信陳廣領二萬人。皆閉門西路。而延綏所調半年之上略。

無寸功。不過尾虜。佯追虛勞士馬。不展姑息之政。而安攘之策。何繇矣。請除賣功之例。立勇敢之條。嚴退陣之誅。豁出邊之禁。命大帥以下。遠候迎敵。直夜斫其營。以驚之。使虜不得久牧境上矣。夫其人生長邊陲。嫻習戰陣。顧棄置在閑。而民壯越境防冬。計之左也。何不免山西民壯之班操者。徵其糧。每石入錢。解貯大同。無慮數萬。而以威遠屯丁舍餘。補其壯役。爲兩得之。自鐵器禁。商販遂絕。耕具缺焉。但不得出關耳。命如議行。給事吳世忠奏大同之墻緣長。

九百餘里。足爲久遠。尚有一簣之未成。何也。當于虛寧黑水水口三處。相其形勢。築大屯者三。如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之比。掣腹裏卒。或三四千。妙選智勇之將提之。近地久荒之腴。不下幾千萬頃。召民雜居。查徵其租。所當急也。上納之。十七年。迤北小王子使臣阿黑麻六千人。齎書求貢。而番文年月稱號不類。守仁以問。時已有入境者。請准十一年例。止令二千人入貢。乃連營邊外三四十里。遷延不至。時入掠墩中。指揮鄭瑀與火篩衆戰于焦山。殺傷相當。瑀被

虜支解之。而虜亦不得利而退。有旨選京兵二萬。

聽征大學士健劉條上邊事。如所稱募土丁。厚馬價。

發帑二十萬。赴邊置芻糗者。悉與僉謀焉。更舉張俊。

神英才勇。堪任。上深嘉納。正德元年。巡撫歐信奏。

大同各路十六城堡。歲徵倉屯四十二萬六千三百。

石。乃所用者至八十五萬一千三百餘。而客兵不與。

焉。雖有年例京運五萬。亦不足以補災傷減免之數。

矣。乞預處四十萬金。爲召商費。部議寧兵駐天城。延。

兵駐清營。偏軍駐朔州。仍選京軍二萬。以待已虜連。

月不退。各邊自爲計。不得協。賊入掠平虜井坪間。圍  
總兵葉椿潘浩于黃嶺。巡撫高友璣告曰。官軍不滿  
三萬。勢在不敵。乞增調奇遊二兵。按伏而延。宣各守  
不發危矣。上命威寧侯越仇啓行。侍郎叢蘭報虜  
已次渾源。不聞諸將援者。下御史按之。大監孫清巡  
按周倫報虜已犯關。晉王知烺馳虜入雁門。掠至五  
臺繁峙。崞忻深入五百里。乃詔促鉞。仇鉞奏虜寇  
萬人來沙河。斬首三級。詔賞之以羊酒。議者謂鉞  
所亡失十倍。乃以捷蒙賞也。九年虜犯浮圖峪。營四

十里。詔副總張勇遊擊劉實馳之時已蹂及寧定。襲化矣。指揮陳經軍民死者相藉。巡按李穩劾奏太監孫清等。詔勘之。山西撫王珣又報虜急。十月治大同失機罪。十年三月寇蹂滅胡日南圍馬邑。百戶姚鉞李寧死焉。總兵潘浩葉椿率裨將敵之于天城。乃退。五月分七路而入。一入股泉。一清墩。一鎮虜。一沙河。一碌砣。一滅胡。一沙溝。大掠七日。聞大同兵至。乃遁。殺虜以數萬計。巡按于鑒劾奏太監宋彬章忠王抬滿隆及撫臣高友璣裨將鄭恭谷琛任璽王祥。

程鉞夏綱林寬劉暉等。上有彬等。而逮葉椿。餘各降級。識者憂否臧之太弛也。兵部奏賊雖出境。其情叵測。朶顏頭田結親北虜。自前歲神周失利。去秋葉椿怯恇。而叛人王良李悅投入。誘出今之三關。已非昔比。宜遣大臣節制之。勅都督劉暉提三關。侍郎陳玉提東西路。都御陳天祥提外三關。各厲厥罰。陳天祥奏邊禁伐林。而未有墾山之禁。以故姦豪立莊闢路。改險爲夷。而給事黃鍾亦奏。渾源三關。四百餘里。舊爲禁山。蓋借茂林以資形勝。規利之徒。斬伐平



曠姦人淵藪。出沒乘便。于是併紫荆二關。悉申飭之。  
十二年。車駕幸陽和衛城。方獵。天雨冰雹。軍士有  
殞命者。是夜星隕。翌日幸大同。達賊萬衆聞之。向陽  
和。轉掠應州。上命諸將擊之。虜尋退。勅封左都  
督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賞其應州功也。冒之也。  
十三年秋。復幸大同。太監馬錫以故總兵葉椿宅獻。  
遂爲府第居焉。輕騎戎裝。風雪中行。駐蹕太原。冬。還  
京。嘉靖元年。虜掠偏頭。遣侍郎臧鳳督軍事。二年。復  
改。勅以三邊內三關俱允節制之。晉撫胡定請馬。

于太僕而同撫張文錦。議同城之去陽和百二十里。中有聚落高山二站。僅供貢路之騷驛而已。乃按伏五百人之費。歷歲不貲。莫若永設千戶所者。二以蔚靈廣昌士卒編入之。于聚落以懷渾源士卒編入于高山。各給百畝。聽與開荒。省客戍之冗。而免城倉之勞。長慮也。添柳溝于陽和之西。添樺溝于左衛之北。如中之驢圈。西之窯山。築堡實軍。繇近而遠。則水口宣迎黑山三堡。犄角之形成矣。越歲大帥桂勇請罷其役。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

大同兵素曠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譟噪。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諭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趨之。叅將賈鑑杖

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又桺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嘯塞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遊擊葉宗招之還鎮。已管隊官關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錦文。鋪聞變踰牆走。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革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卒稍戢脇。時陳爲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

以事聞。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趨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以憂去。以按察使蔡天祐代其任。時亂卒雖勉諾振而悍不受約。天祐至反覆開諭。桂勇擒捶五十餘人。暫解散。猶洶洶給事劉祺言。今日大同之變。繇前月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

討除克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剛紀廢壞。爲國家恥。及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而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優卹。上俱下其疏於所司。而命昆回部。時大同人心稍定。屬回虜犯甘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兵嘯呼。代王浚杜都御史蔡天祐疏請再降。明旨

撫諭寬宥。迺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  
王奔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  
惡禍且日滋得。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  
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  
亂頻興。今若專爲撫處。則聲威損于九邊。暴禁難以  
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  
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  
勅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卽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  
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齎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

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前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于國家。况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瓚總制。上從之。詔胡瓚督總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先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觀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名。觀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首宜真確。請勅瓚據名捕。卽行梟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



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上責其奉事推延。且勅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相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總兵桂勇捕得猖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停止重兵。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輩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挾死者具上。而覲寺

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故未知也。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都督桂勇千戶苗登王紳等奉瓚密檄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勅旨。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殘勇家屬燬登紳等家。於是瓚請率兵臨境。設法擒獲。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瓚暫駐宣府。俟事平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擒首惡徐瓚等四人。瓚等遂班師復疏列大同功狀。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爲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

一中所劾。上責瓚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上命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巴子等梟示。文錦卹典。廷臣屢爲言之。上皆不許。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通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寢生陵替之階。其於紀綱所損不小。乞加優卹。得嚴旨。夫以安慶孤城。獨抗方張。

之。濟。逆。而。大。同。全。盛。地。不。克。蒐。數。卒。也。文。錦。其。如。命。  
何。五。年。總。帥。朱。振。禦。虜。頗。有。所。獲。上。獎。諭。之。七。年。  
晉。撫。常。道。報。虜。入。乾。溝。墩。號。十。萬。圍。遊。擊。邵。定。軍。而。  
各。援。不。前。請。設。總。制。兵。部。駁。彈。之。曰。賞。罰。明。然。後。軍。  
政。舉。頃。者。各。邊。債。轅。之。徒。多。獲。僥。倖。而。被。害。官。軍。反。  
坐。其。咎。功。罪。既。混。人。心。懈。弛。卽。有。制。府。將。焉。用。之。宜。  
勅。給。事。臺。臣。往。勘。總。兵。趙。康。等。輕。重。以。聞。上。荅。可。  
頃。虜。復。寇。天。城。及。于。雲。朔。指。揮。趙。源。戰。死。之。八。年。山。  
西。都。御。史。劉。大。謨。言。正。統。時。發。山。西。郡。邑。民。壯。二。萬。

餘諸戍三關。設通判二。部署之。至今足賴。御史議革。彼所謂千夫長者。特此肩能約束之哉。不如稍寬其班爲四。一當戍二。守本郡邑城。三四放歸農作。在戍者給行糧四斗五升。復其家二人。部覆如議。惟裁其部署者一員。九年虜將有警。西撫張翰乞兵。延撫李如圭同撫王大用各持不發。部疏曰。諸臣互推交避。三關則託咎于同援。雲中則委稱于套渡。具文飾說。動輒千言。匪恭匪和。孰大于是。宜諭非逢至急。不得擅徵虜至如期。豈容觀望。上詔誤者逮繫。惟重無

赦遣黃門張潤身往勘應朔之虜已而潤身奏報按  
臣張祿所上首功果爲奇捷歷叙勞伐于是兵部駁  
之曰方虜來時溺者情者失印者棄泣願降者計不  
出此而徐勛殺降于應州彭模翟江逗遛不進若復  
雷同附和豈有戰伐之效哉上是之別遣焉噫斯  
時大司馬猶能抗論言路之隱亦行古之道也御史  
徐汝圭言北虜有三窟焉河套威寧海子北口青山  
是也禦之莫先兵食以食言之延綏則宜漕石州保  
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繇鄖陽汴粟繇漢中以達

於陝宣大則宜二麥將登多入糴置及轉糴於山西  
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南運軍城北運居庸以爲  
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  
以兵言之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  
宣府遊兵宜駐此以爲大同之援南路順聖西城與  
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臨期之援東路永寧等  
處則護衛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入府責命召  
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  
兵各於本處分投遙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

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日之恒擾矣。疏入。採納施行。十二年。總兵李瑾議于天城孤店。浚豪四十里。用遏虜衝。克日授工。馭于苛。衆益騰怨。十月六日。三更。亂卒王福勝等。謀焚帥府。攻瑾殺之。代王聞變。奔宣府之西城。巡撫潘倣初蒞事。倉猝不知所爲。兵書王憲曰。同兵未必悉變。驕卒戕帥。迫脇宗藩。此而失誅。天討安在。據報五六十輩。則宜榜諭安良善。而貸脇從。盡捕渠魁。責以守臣相機從事。上以西官廳都督魯綱代瑾。促之行。倣數上疏爲亂卒丐命。給



諫劾倣落其職。以參政樊繼祖代之。宣大督劉源清。總兵郤永。討亂至陽和。榜示令其解散。內有五堡之變。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偶語不自安。謂且追理甲申事也。大同士大夫耆老皆來。請駐兵解甲。單騎撫之。源清疑不許。已而舊撫潘倣付帥趙鎮僉事孫允中。郎中詹榮。械繫王寶等六十餘人。杖死十餘人。檻致軍門。請旋師。徐圖之。可盡逆。但勿言五堡事。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譏彈紛至。吾不蹈前轍矣。以其囚屬按。考掠。因遮及舊總兵朱振失。

職怨望首亂。源清乃遣趙綱大捕城中。所捕多從征  
有功者。爲囚誣比。晚城中訛起。曰屠城屠城。遂大呼  
爲亂。殺千戶張欽。孫允中撫之稍定。源清爲書召振  
疑其不來。請錦衣奉駕帖逮之。振實不反。詣幕府自  
明。因言黨亂情。旦夕可盡。毋煩兵。不許。振發憤自刎。  
明日大兵至城下。大肆殺掠。橫屍枕藉。亂兵開門迎  
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攻四開廂據之城。  
中亂黨益發。庫兵出罪弁黃鎮馬昇楊麟于獄。擁以  
爲將。卻永塞城門。引水灌之。倣與俊櫬六將軍出見。

永祈緩兵。永不聽。且揚言大同奉一王子召虜南襲金陵耳。源清乃多邏卒。過城中。諸章疏而趣請益師五萬以勦之。且曰。衣冠之族。悉從叛矣。本兵憲以爲然。始選京軍啓行。是時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朝廷遣將。其各官可無往。數日。潘倣報變已定。如班師而過已。而源清永貪功。妄殺激變。源清亦詆倣媚賊。取憐。殆非人類。廷議多助清。獨禮侍顧鼎臣黃綰曰。用兵非其時也。虜入至大同教場北。官軍擊退之。城中叛卒出應虜。官軍捕斬百餘。復嬰城固守。卻永督

諸路兵據四關。廂圍之。城中樵採路絕。公廨私舍焚。撤已多。復有虜至。叛卒引入城。指代府曰。奉此爲那。顏居。宴虜于東城門。滿城皆巷哭。明日我兵殊死戰。虜驍叛卒爲先鋒。大半死。虜知不足賴也。大詬而去。源清豎旗招其降。叛卒裂之。百道攻城。死者無數。源清告急。請調九邊兵爲禦虜計。上不許。乃諭閣臣言。夏等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謀殺主將。原非舉城所爲。卻永無謀。源清嗜殺。使其刼囚勾虜。拒逆朝廷。旣說脇從不問。乃又攻城灌水。玉石不得。

而分也。宣大爲北門鎖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何以自衛。此地人民。皆我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忠乎否乎。縱幸成功。何繇興復。可罷去二臣。掣還諸路。于是源清自劾求退。上奪職閑住。以待郎張瓚代之。諸叛卒虞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與。狙悟者。閹室戕之人。情繇是乖。刺餉司詹榮有機略。密與揮使紀振戴濂王寧。歃血討賊。寧故出城持士庶狀詣制臺前。及撫院樊繼祖所。定計曰。馬昇楊麟爲叛所迫。非其本心。誠貸昇死。令討逆。自效可立靖矣。計

定。卽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遣副帥梁震主事。楚書齋德音告城中。歡聲雷動。其夕昇麟遂屬黃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單車至。令從兵退二舍以俟。昇麟復先後斬首惡許章二十六輩。餘無所問。道殣相望。發粟賑之。自是大定諸路悉罷。侍郎黃綰至大同。絕不問叛軍事。邪心稍安。有闕鉞薛源揚月者。爲叛卒使虜。至是鉞歸。綰執而付之法。反側子藉有流言。綰大集諭以福禍。流言亦輯。顧有請招源月者。不應。留虜中者。綰曰。此輩悉庸奴。虜所牛馬役之者。下令逆卒。

自虜歸者。邊吏執戮之。不來則勿索。時叛卒方挾虜  
恐喝內地。至叱咤墩卒。要中國招已。聞綰令大沮。百  
姓知綰足恃。凡前後罹叛卒害者。始虜至投牒。綰佯  
不應。而密以他捕之。若干人。乃又出漏惡郭經數名。  
櫛示之。城中訢訢知不誑矣。綰疏言大同所以屢變  
者。始于情罪不明。終于積疑不解。王用三驅。寧失前  
禽。旣正典刑矣。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逃。而  
執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潛城爲害。則善矣。或恐其急  
而走虜爲憂。是不知彼已者也。虜得漢人。率奴隸之。

不則易馬遠夷耳。使虜果雄桀得此百輩。奚益虜性。得利則趨。遭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來。貸之則失刑。殺之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通南之勢。以挾制上下。非計之得者也。臣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吏此土者。公平廉潔。飭法詳刑。勞來安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逃。而徐捕之。則地保無虞矣。綰隨具叛獄詞以聞。凡甲甲辭及戕李瑾逋誅者。殺曹安景銓六七十家者。王福勝等十四人服上刑。張玉等十九人辟。血奴兒四十人戍。悉如議。頃樊繼



祖亦令謀者捕楊月于虜中誅之。繼祖乃奏大同會  
未十年動。遭兩變中。鹽失利。田無苗畝。武宗巡幸  
兩經。扈從至數十萬。搜括之苦。殆盡雞豚。災傷相繼。  
蕭條已極。上覽其奏。下計部議給賑恤。毋執故帑。  
戶部覆報歲給七十七萬有奇。而外解又復數萬。撫  
臣不能調度盈虛。慎重出納。今按所上儲冊。舛錯參  
差。日增月盛。竊恐太倉之蓄不足供此。安諭九邊也。  
繼祖所築高山聚落二堡告成。乃合新舊遊奇兵。令  
遊擊尹堂趙綱分統之。總督周叙始報虜至井坪。請

于團營調征。繼而報虜差緩。請停前發。上疑之。曰。近數聞虜入。不言去。其地方殘逞。寂無聞也。必撫按互欺。其遣官覈勘。給事錢薇疏曰。承平日久。綱紀多弛。諸將平居苦文法之束縛。而以逢迎爲悅。臨敵希國典之寬大。而有苟免之心。是在本兵撫臣作養砥礪之耳。戰功多賴家兵。而蓄家兵必繇私積。正統間都御史羅亨信督屯大同。令將官得率其家丁自耕邊地。而不責其課。夫官耕則民賴其衛。咸盡力于南畝。一也。官能自給。可免侵漁。二也。將取利于邊。重去

其地。寇至。戰氣自倍。三也。久居不徙。周知阨塞。可以接伏策。應四也。自後撫臣懲鎮將役軍之多。而奏革之。其敝遂至于官民並廢耕穫。虜得以經年屯聚其地。匱餉資敵。殊爲失計。臣以爲復將臣自耕之舊便。俱得。旨。十六年。虜牛心山之役。總兵梁震遇數千騎于宣寧灣。斬九十六級。復破之于紅崖。斬八級。周叙以聞。虜復從偏關入。悉發保定漢達軍勒之。高山聚落堡旣成。頗扼虜。上曰。自張文錦修堡致變。率相視爲戒。樊繼祖改立二所。有裨邊防。其蔭一子。西。

撫韓邦奇言老營堡之孤縣也。設遊徵關。番戍其地。人無固志。請募土著。常居聽發。而班軍遣歸。兼得行月二糧費。部覆其便。因立千戶所一。總督毛伯溫上言。剏堡募軍。立爲三千統之。以六弁孫麟等耕其棄地者。可大也得。旨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軍開墾。永不起科。母爲有力者奪。十九年虜入廟灣。指揮周岐等陷其伏中而沒已。又走朔州交汾等。上念虜頻頻。其令兵部會官議。部乃奏增置士馬數。寧武增六千人。老營增一將。平虜亦增一將。西撫陳諱更

議曰。往者遠。城東勝。則三關其內區也。茲者關以外。夷實逼處此。而士馬之額仍舊。請以山西之兵。守大同之障。則老營之界東長峪者。宜遣六千戍之。中路寧武。莫要于神池。而利民副之。西路偏頭。莫要于老營。而八角副之。東路雁門。莫要于北樓口。宜設叅戎二各軍三千人。守戎二各千五百人。自陽方至野獺。而神池百二十里。乃壯自野獺至黃河。而老營三百里。乃壯更增五百人。北樓間。而東路十八隘。四百里。乃壯馬資于岡寺。餉資于代州商稅焉。悉計可二十

年秋。俺荅阿不孩遣夷使肯切石天爵。欵大同陽和塞求貢。言其父認阿郎在。先朝常稽顙蒙賞。且許市易。近以貢道不通。歲掠多災。卜之神云貢吉。果許貢。當令邊民墾田塞中。夷衆牧馬塞外。飲血不犯。否則徙帳北。而縱精騎南掠云。同撫史道言虜絕貢四十年。歲苦侵暴。今欵誠中國之利也。時虜待邊外。屢向墩哨。卒調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實。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荅營。與之飲宴。有掠哨卒衣糧者。俺酋痛懲之。以原掠物還。于是巡按譚學奏請。

速定大計。其詭秘之情難信。而恭順之迹有徵。准貢則後患當防。勿准則近害立至。詔兵部集議曰。詐而貢不可信。大義拒之。彼姦自阻。趣行守臣大振天聲。方爲得策。乃遣尚書樊繼祖往督軍。定賞格。能斬俺酋者五百金。陞三級。虜以貢事不諧。三道竝入。盡蹂秋稼。乃詔延綏副帥王縉屯黃甫川。保定副帥屯紫荆。前後發京營六千人。任鳳領之。二千人趙卿往真保領之。西撫陳講塘報俺荅阿不孩從白泉下石嶺徑趨太原。吉囊蹂平虜掠平定。總兵丁瑋遊擊

周宇死之。逼于真定。更遣原任都御翟鵬往禦之。陳講報大同遊戴昇承調逗逼。而壯夫劉文明等乃能奮斬虜首六十四級。生擒十人。獲諜者二十輩。功出官兵上。宜重治昇而顯錄文明等。然虜所屠戮五萬二千餘。樊繼祖乃報斬級前後四捷。首功五百二十餘級。上嘉其連捷。而臺省龍遂傳鎮駁奏。繼祖盛張其伐。乃與譚學所報刺謬。何也。一日從容出關。再曰。虜回未戰。同時發疏。矛盾若此。史道之玩寇。王陞之避難。皆當問。勅紀功官張翼奏復。曰。先于八月



阿不孩深入。焚掠慘怛。井烟不舉。陛下切責諸將。非不嚴也。諸將湯然聽其徜徉而去。未數日。吉囊復至。時繼祖駐師大同路。將咸會。若能合力。亦得志矣。畏之如虎。避其長驅。寧與嵐汾再遭屠剝。雲集無籌。節制安在。樊繼祖陳講各褫職。王陞等各降級逮問之。紀功官以稽緩賜罷。尋遣侍郎張漢往賑郡邑之被虜苦者。翟鵬奏乞別選壯丁。名曰義勇。爲三關振上獨斷之曰。近者三關失守。止賴民壯。各處災傷。豈宜騷動舊役民兵。暫止之。其稽舊制經畫長策而。

部議掣西人之戍同者。撥河南之戍班者。募土著之充遊兵者。三關之急在帑。宣大之急在粟。乞空運通州倉米給宣大。而發帑二十萬以濟山西。從之。是時掌本兵者張瓚。巧附內援。屢被譏劾。上責之曰。虜兩入太原。不聞敵過。邊吏罪不可追。樞本亦難謝愆。所議預集兵馬十枝。瓚欲遣翟鵬亦請遣。上皆不允。復切責大司農李如圭。以其邊人乞帑者動數百萬。更無別籌。圭等徒徇人言。不行覈實。兩部各陳所罪。釋之。去歲款議不諧。時都撫史道乃留其真夷肯

切而遣石天爵先還。貽以布帛。虜亦以馬報之。故大掠三開而大同無恙。議者指道媚虜嫁禍。道遂得罪。三月虜送中國人李山至。請易肯切。廷議以爲詐。不之許。閏五月俺荅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客漢。卽肯切子。邊人不敢納。以告巡撫龍大有。大有遂掩以爲功。猥言以計擒之。縛天爵而殺受禿等。部議吳天爵者華民甘虜。塗炭震驚。茲憑故智叩關。而邊臣應機剪其羽翼。足寒其膽。厥功甚大。詔優陞大有文武將吏。磔天爵肯切于市。蓋小王子九部牧于青山。

所戀者中國段帛。掠之不多得。亦自有損失。不如貢市完善。因遣天爵等來。誓請貢市。一請不得。則再請。再請不得。則三請。三請不得。則糾三十萬。一循黃河東下。一直搗太原。而徑兵屯三關。待戰。虜之真情。出于天爵口。當事卽欲勿許。亦宜有以待之。乃不爲長慮。遽戮信使。苟快目前。虜大憤。不及秋。卽以六月悉入大掠。迤及潞沁。屠戮過兇矣。翟鵬告急。上曰。原設撫鎮。各有專責。寇至一隅。本邊出敵。各邊協應。是以建勲則功著。失事則罪歸。布置甚善。况四鎮接壤。

與三邊不同。間設總督文臣。虛名牽制。劉源清周叙  
樊繼祖可見。鵬首索帑金。專資客陣。陛辭日久。尚駐  
宣府。深負委托。革職閑住。六日又議復其任。同撫龍  
大有報虜十萬騎。從左衛雙山入。過朔州。入馬邑。趨  
鴈門。陷沙墩。犯太原。薄平陽。知府聶豹憑城禦之。賊  
不得利。而我軍亦促其零騎。斬數級。虜營始北徙。部  
議曰。賊入平陽。盖有三路。中繇靈石冷泉口。趨霍州。  
以入。東繇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  
繇石州趨隰吉石樓等。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

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伺。之。虜。可。圖。也。或。繇。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青。真。定。僅。數。百。里。宜。命。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過。太。行。萬。爲。無。虞。蓋。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繇。隰。州。入。石。州。趨。偏。頭。寧。武。宜。行。劉。臬。張。達。備。之。寇。入。潞。安。沁。汾。諸。處。乃。命。河。南。撫。魏。有。本。于。武。安。陟。縣。微。子。嶺。達。潞。黎。爲。援。山。東。撫。曾。銑。于。臨。清。趨。磁。洛。爲。援。保。定。撫。劉。隅。急。守。井。陘。已。而。虜。復。還。太。原。北。遯。給。事。劉。繪。

奏虜退而督臣罷虜至而督臣增。非所以久責成圖  
茂功也。嘗考天順間之于也先。成化間之于毛里孩。  
弘加蘭斯。弘治間之于脫羅于火篩。未有不終致挫  
衄者。今之託按伏以自全。拾殘級以詐報。心疑者北  
力分者弱。虜志得騁職。此故耳。宜專任翟鵬。約兵十  
七八萬。三路畢舉。虜可禽也。上以爲然。委任鵬。鵬  
亦上言。客兵八枝。及主募共計十萬。統以諸將。列爲  
四營。各當一面。別練誘兵三枝。誓死決戰。豈盡出虜  
下哉。勅曰。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卽斬。以徇。副總

叅遊先取甘死罪狀奏請。二十二年翟鵬以虜報。旁午請徵調急。兵部謂審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之兵。不識各邊何待。且望援之念重。則自勵之心輕。惟遊兵及槍手可聽其發耳。虜軍浮圖峪自土王溝抵廣昌川。長四十里。副帥周徹遇之失利。保撫鄭重以警馳聞。兵垣劾奏薊撫朱方掣兵之早。翟鵬湯無可否。上曰。翟鵬手握重權。若令不下。王儀卻永安敢掣兵。朱方建議。使旣去之虜。非時勾入。二臣罪之首。命錦衣械繫治訊。又因御史舒澄彈文。命褫兵書毛伯



溫爲民職。方郎韓最與杖八十。初大同指揮王鐸之  
子王三者。與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妻其部女。遂爲  
虜導。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起。索食。伏起商同官軍  
四百縛之。御史以聞。上大悅。賞伏起千金。陞五級。  
王三獻俘。伏誅。御史李秀春爲副總兵。周徹請曰。浮  
圖峪之寇也。非周徹拒敵二日。以遏之。則紫荆失守  
矣。上嘉其功。增以一秩。二十四年八月。虜犯大同  
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鴉  
鵒峪。叅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

矢死。餘盡歿。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磁州人。力舉千觔。是時邊患孔棘。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詔。鶚鴒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促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

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先是平虜威遠玉林渾源陽和山陰各場草相繼焚。上遣科臣李文進勘其故。會太原邏奸人王義者。從胡峪邊入。簡得其囊中火具。論斬。既而宗室被盜發。詞連襄垣府中尉充燬等。其家奴不承盜。而微吐神箭。援焚諸語。鞫其客門四李錦。則克灼與厥勾虜入據。先燬所蓄。適王義以是夕潛入山陰。見場中火暴起。卽趨出。爲捕者察。而囊中又有火具。實不悉火所自也。上逮法司訊之。總督翁萬達

疏曰。大同土狹產瘠。飢繁祿匱。衆聚而貧。隣虜易生。反側請量遷和川。呂化于山陝。而襄垣原自蒲州廢徙。今蒲封復建。就食本封宜也。宗伯議蒲小遷。晉其可。二十五年俺荅阿不孩遣使堡兒寨等三人。款左衛求貢。五年來信使絕矣。玉林百戶楊威爲零騎掠。知虜意甚懇。威乃詭言能集貢事。虜乃歸之。竝同掠者爲先傳。然後令堡兒寨等款于雙廟墩。投書文曰。言曰俺荅選白駱駝九。白馬九。白牛九。及金銀銅各一。講信誓戒。犯竊仍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總戎家。

丁董寶等值哨邊狃于前事。竟確三夷首以攘功。于是翁萬達疏曰。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疆圉稍寧。自宣府虞臺嶺之役。虜輕中國。孔棘者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來獻方物。竟沮中止。邇來石天爵之講也。所當善應。始旣湯荅。終復誘斫。大失夷心。橫挑巨釁。臣竊恨之。乃今卑詞叩塞。察形收勝。詎容脫誤。而寶等賤卒。玩法貪功。臣心刺謬。曷知所云。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辨曲直。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執物示信。借曰不許。當善其詞。說遣之。乃置使于墩。納婦于

境誘而殺之。曲在我矣。彎弓報怨。疑慮回皇。卽不可解。宜按兵待戰。寶等滔天之惡。真不容誅矣。部覆姑貸各官兵罪。萬達又報阿不孩遁至番文。欲自到邊陳款。及據降人所供消息。則以貢事不成。把都出其東。吉能出其西。似當亟爲處分。不容少緩。蓋此種類繁多。克焰日盛。乃遣使求通。雖已被殺。猶屢請不已。或謂虜利吾賜耳。不拂其情。雖狂可撫。不爲之處。則旦夕之變。毫髮之間。隨機難待。未宜遽爾峻拒也。部科各議所請。未可允得。旨迤北入貢。原有封號印。

信今次番文。似是詐僞。依行再詰。限十日聞。既而宣  
薊告急。部持初議。悉心戰守。毋墮虜計。上發官廳  
六枝督萬達整兵。二十六年山西撫楊守謙疏。偏頭  
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  
外嚴防守。舉副使張鎬提調之。戶部贊其說。詔以  
實行。萬達條上併守擺邊之計。而西撫孫繼魯爭之。  
曰。夫設重險。藩衛國家。縱使宣大有驚。而諸關據險  
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守重關。洞  
開廷敵乎。往年虜犯紫荆。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

入紫荆之拱護京師。三關之屏衛全晉。一也。今議不  
掣紫荆以併守宣府。豈可掣雁寧以併守大同乎。况  
自偏寧雁以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丫角至雙  
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至牛灣百四十里。  
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  
山西大同并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閣門戶。起丫  
角至牛灣爲左閫。山西歲守之。起丫角至雙溝爲右  
閫。大同歲守之。前日併力守左閫。尚不能支。今分力  
守右閫。豈將無憂乎。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



故也。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難矣。全師在外。虜騎在內。卽紫倒諸關爲徒守已。又貽書于萬達曰。成法具存。勅諭具在。變亂者固蒙不韙。况因而失誤。軍機者乎。朦奏律有明條。敗績明主不貸。徃年建雲中之議。宰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難以輕泄者。萬達接書以入告曰。繼魯謂了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爲難支。然則寧雁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內地。

之兵爲可危。然則入百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至意。今議掣寧鴈一帶擺邊之兵。量移以併守。而冗餘之兵。逐漸議罷。額該官軍。仍畱關隘。以備重壕。正不失爲復舊也。繼魯動以危言相恐。今欲排阻成議。安望其有捍奉旨。孫繼魯挾制督臣。阻壞成事。錦衣逮問之。械斃于獄。繼魯耿介自負。以清節著。然好剛使氣。志意盈溢。人謂動四體云。北虜自去歲款塞。徂冬涉春。虜使絡

繹。邊臣懼。廟堂有意督過之也。遂不以聞。然虜竟以通好。散處其衆。不復設備。遇哨探卒。亦不戕。復遣夷使李天爵齎番文至云。虜中大神告羊年利于和。俺答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相議。求准進黑頭白馬一。白駱駝七。驢馬三千。求白民一端。爲大神袍。麒麟段件。頭目領之。內種外牧。漢夷不相害。東至遼。西抵涼。俱不入。今與中國約。若入墻作賊。中國執以付彼。奪其所畜馬以償。不服。則殺之。若漢人出草地。彼執以付中國治之。永爲好。率歲一二次貢。

太師許代奏。卽傳部落禁其生事云。總督翁萬達。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遊騎信使。欵求不下數十餘次。詞頗恭順。夷情叵測。未敢輕議。已將夷使諭回。責其守約。有誠跡。代爲請之。然我之所以責彼信者。不難于印信番文之必來。而難于西東各邊之不犯。設虜如約而至。而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可待。而其鼓衆也有詞。其報我也必專而力。卽我受之。彼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舉無名之寇。其爲虜亦終弱且緩。此曲直老壯之

所分也。邊臣職守。貢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  
增損。如或慮其入爲窺伺。爲困擾。爲反覆也。則當伏  
執而審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城之外。或限  
之以人。質其親族百十人於城。或限之以時。俟踰及  
秋冬。然後頒賞。如是則虜誠也。固在吾羈縻中。詐也  
亦得免衝決之害矣。夫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  
貢爲決。不可者。非虞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  
懈其防閑者。非量敵者也。臣等夙夜兢兢。熟思審處。  
幸惟廟謨速決。俾邊臣得從事焉。巡按黃如桂亦

言虜深衷固未可信。而貌則遜婉懇惻。今信使往還。帳牧散漫。恐家丁通事。或遮殺以邀功。或款結以市好。遮之挑禍。結之招侮。請預禁止。疏俱下。兵部復言。虜節年侵犯。九邊橫被其毒。凡在臣工。義當殲醜。以雪積憤。自石天爵倡請踵行前詐。豈可輕信。請行總鎮諸臣。嚴兵飭備。傳于俺荅約輯其部落。九邊宴然。著有恭順實跡。得旨。黜虜寇邊罪逆深重。邊臣未能除覓。聽信詭言。輒騁遊詞。殊爲賣罔。其飭邊臣殲力嚴禦。有執異阻撓者。叅治。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

謀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細貢議。翁萬達奏  
宣大修邊軍壯。且十餘萬人。赤身爲役。布滿山谷。俺  
荅把都久駐威寧海子。吉囊一枝移營東渡。茲復求  
貢。似有所挾。卽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  
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省諭。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  
得其情。預爲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爲萬  
全。但遣謀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相似。故蓄  
遂巡之慮者。鮮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吠聲之  
誤。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投也。要之

禁例必嚴。間謀不廢。苟可濟事。遑恤有他。是時俺荅諸酋與小王子有卻。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來告其謀。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遼臣以虜勢既重。而情復懇切。恐機牙一失。且速後禍。又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爲請求。故借詞而詳其事如此。翁萬達疏曰。夫詳內略外。撫民之道也。詳外略內。禦邊之道也。大同古雲中地。可以距匈奴。捍中夏。爲寧鴈諸關所倚重。祖宗以來。山西兩班分番協于同歲。以爲常。庚子間虜越同躡西。守臣不能原其故。遽議掣班。



專守。又增參遊設民壯。亦如宣大紛紛擺邊。繁費倍  
往昔矣。噫。豈以大同爲可以餌虜也。故一變而幾棄  
大同。坐困全晉。近西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至欲  
盡掣寧雁防秋之數。而併力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  
設者。當量掣。第未宜大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  
必擺邊。蓋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同。主  
客之兵。自當有辨。言併守者。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  
必盡符班軍。要不失爲便宜爾矣。大學士嵩嚴言。八  
月初十日。賊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入。賊併

西北去。我兵遂怠。十八日復繇松墩掘牆而入。地在平虜城。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留其半。據牆口。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連年邊臣修牆報竣。俱稱可恃以守。今賊得以乘夜折牆。乘虛而入。防疎之罪。自不能逃。上命按臣勘實以聞。二十九年六月。虜犯大同。繇小營坑塔墩口入。總兵張達帥所部迎戰。達挺身陣前。爲士卒先。虜望見。卽縱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兵擊零虜騎于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達虜四

面皆會矢下如雨。達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達陝西人。自不知書。然慷慨負奇節。膂力絕人。平生遇敵。好離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椿救達時。一日三與虜合戰。功雖不終。然邊人至今稱兩將及上千觔之勇云。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其二子張世傑。張授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之大衄。而督臣郭宗臯。撫臣陳耀等。不自蒞橈軍幕。暴陳喪敗之咎。彰明奮敢之忠。乃蔓請彌縫。苟逃罪譴。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謝二子也。

上覽禹奏嘉其公明正直。詔達二子同廢。宗臯燿命錦衣械繫之。各杖于廷。燿死杖下。宗臯謫戍邊。八月虜大舉寇宣府。不得入。遂從薊古北入犯京師。仇鸞佩大將軍印綬駐師宣大間。議北伐。鸞上奏曰。虜酋俺荅脫脫辛愛兀慎。四大賊營俱巢大邊之內。將我邊臺割據分攝之。虜猥代軍行。瞭軍代虜牧羣。逃民叛將撫而用之。每歲深入無不得利。雖有良平難與角勝。往時虜曾請貢。廷議未從。前總兵周尚文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賄之利。虜略如願。邊亦少

寧非得已也。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通于下。孰若朝  
廷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卽今遼薊甘延。俱有互市之  
例在。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  
部詳議奏聞。三十年虜酋請求益數。仇鸞密遣家丁  
時義結俺荅之義子脫脫。復詣宣府暗門呼通事出。  
攢刀以誓。贈馬二匹。畱真夷虎刺記四人爲質而去。  
未幾縛我叛卒朱錦李寶以示誠懇。於是宣大督蘇  
祐入告。虜甚嗜中國貨。鹵掠則歸部落求貢。則歸酋  
長故也。小王子者俺荅之侄也。俺荅恥爲之下。茲求

歸順將假中國官爵。與其任爭雄。臣等多方譯審。叅  
伍虜情。有難真拒者。彼以貢爲名。其詞順。我因其乞  
而許之。其體尊。先允開市。以濟目前。如果保塞來王。  
然後議其通貢。詔兵部集廷臣議。于是兵書趙錦。  
咸寧侯仇鸞。吏侍李默等議。稱永成間。常設馬市。以  
待海西女直諸夷。今虜酋情詞懇款。似宜比例遼東。  
于大同五堡邊外。開立馬市。發價十萬。每年四次。請  
簡命文職大臣爲夷虜知名者。從宜酌之。畢日還京。  
內閣嵩對一年二次爲宜。上悉如擬。亟取致仕侍

郎史道前赴大同經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曰。見俺酋求馬市書。大肆無狀。竊意聖怒興問罪之師。及會議准依。不覺喟嘆。請陳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冠履同器。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其效用之志。五曰將士偷安。弛守情氣。懈天下以修武。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法所不禁。開邊方交通之徑矣。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將來腹心漸起。

不靖。入曰去歲虜猶疑畏。今窺我虛實矣。長其輕中  
國心。九曰或馬外別求。悉墮我以羈彼。以弄或交而  
違約。或易而撞開。或駕言別寇。或以疲索價。狡矣。十  
曰各邊援例。定不可罷財馬兩難相繼。且其謬說。又  
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  
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  
戰馬。况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  
漸將通貢。以爲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  
則徒手取空利矣。豈古之所謂咸賓者耶。謬三。或謂



虜旣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且小信亦安肯守之。甘于凍餒也。謬四。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壞天下大事。必始此言矣。謬五。疏入。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訊杖貶狄道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羗堡。虜酋同部衆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還其前質者四人。侍郎史道奏。馬市已定。竝進虜謝恩表。番文一通。馬九匹。虜部無敢誼譯者。南向黃幃香案。叩首極恭。迹頗馴順。仇鸞言夷俗以九數爲敬之至。似宜量破常格。

從厚賚之。況夷情不常。種落非一。久而不變。豈其能  
保。竊恐邊臣。因開馬市。遂忘戒心也。乃賜俺酋大  
紅紵絲膝襪。花樣衣一表。裡金頂大帽一。金帶一。脫  
脫大紅紵絲一表。裡夷使各有賞。總降勅一道。初  
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我詰之。則謂中國妖  
逆。蕭芹天源等。誘致之。其黨無慮百十輩。散處諸帳。  
中教以火食屋居。不利于虜好。則曰力能咒人。喝城。  
俺荅爲之動。史道乃踪跡得張攀隆五十餘人。索芹  
源于虜。虜請先試其術。不效。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

曰某日自右衛喝城。非掠也。會有旨。命史道通。歷  
延寧市事。道報曰。虜中怵于邪黨。然臣已得要領。乞  
不以較鎔銖。坐失大機。仇鸞亦請留道于宣大。而右  
衛果有警報。七月脫脫執送蕭芹等來。因言富虜能  
以馬易段。貧者惟有牛羊。請易菽粟。朝議復難久  
不決。道上言曰。俺荅懇請牛羊。易粟豆。蓋借是以定  
部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荅內向。守盟益專。時督撫  
蘇祐何思等。亦慮異日。蒙首事禍。乃疏言。不可仇鸞  
亦皇威變其始說。且云。臣行諸將。嚴爲之備。上以

問內閣高嵩言虜邀無厭不宜任其要挾。鸞欲分布戰守。甚當。上令史道回京。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同市則寇宣。宣市則寇同。甚者朝市暮寇。并掠羸馬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無復藩屏。又乞市遼東。東撫許魯遺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亦薄。中國不足信恃。時時掠剽境上。然嗜馬利。未嘗公言大舉。邊吏亦與之互易。不絕其心。畏而啗之。逾年虜好復絕。虜旣不得易牛羊。分散爲盜。無虛日。冬三入掠。甚衆。邊人責

全邊略記

之。俺荅謗應曰。諸貧者乏食。禁不能止。我自不入犯。俺荅有妹夫卜吉哥者。後期至。與市于大涉溝。易馬四百匹。薄暮。虜衆潛入。復奪其馬。帶掠人口而去。詔以非時開市。疎脩納侮。各奪俸已。而虜進九馬。巡按李逢時叱去之。虜縱入王石河。自弘賜入。陷羊屹堡。殺擄甚衆。三十一年。詔掣回大同大邊二邊墩軍。時虜竝塞住牧。邊墩反在虜外。而士餉仍月二石。仇鸞言第滋漏泄弊耳。不如掣之。報可。初虜之繇威遠犯懷仁也。指揮王恭敗死。關南震動。總督蘇祐報。

虜且三萬。兵部張皇戒嚴。上心疑之。遣飛騎偵虜  
何地。諸將有能抗戰者否。時無有以王恭死事奏者。  
同撫何思以虜退聞。上覽其奏。亦不言來去狀。益  
疑之。至是部返報言。本月初五日。虜以千騎犯弘賜  
堡。初五日虜復繇榆溝入掠懷仁川。十三日虜二千  
騎復犯平虜奶河堡。因備述王恭平川墩死事之烈。  
及遊擊呂勇劉潭。叅將張騰孫麒麟焦澤。副總兵王懷  
邦等請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上乃切責兵部。  
曰。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林于蘇祐言。謂且三

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麟潭其械之來。懷邦等革之職。虜復遣丫頭智乞市。蘇祐以擒獲功聞。詔梟丫頭智于大同市。代府饒陽王克彊上言。初與虜市。本爲羈縻。總兵徐仁輒自以和戎。謂無復事。戰守士馬芻糧恣意哀尅。大失士心。及鋒警狎至。而仁身爲大將。稱疾求避。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巡撫何思不加審諦。輒以游言誑闕下。勒使者王銳齎幣至邊。然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爲市。以賞物給之。副總兵王懷邦幾爲所擒。投賄於賊。乃免。近

者虜滿館舍。醉醲飽鮮。事之惟謹。虜是以益橫。諸將  
且禁士卒。毋殺虜。殺虜者如殺人之罪。至使右衛高  
山。山陰懷仁。東至陽和天城。煙塵四起。汙淫萬狀。將  
來地方。莫知終極。且宣府亦開馬市。今六七次。未聞  
有蹉跌。蓋彼有人馬。處置適宜故也。惟陛下亟垂  
省問。以拯北門剝膚之災。上得奏。卽逮徐仁于獄。  
思懷邦削之。咸寧侯鸞。仇倡邊兵入衛之議。兵部乃  
自懼曰。宣大日弱。自守且不足。况彙其精。分其力。則  
三軍解體。以解體之卒。當忿逞之虜。可爲寒心。且伍



缺必募。是驅市人也。使虜虛聲以誤我師。而併力宣  
大。宜大必不支。則長驅畿輔。伏惟留四部選兵于其  
鎮。上深然之。命勿調。而召鸞入京議。鸞不自安。乞  
罷。詔趣來。毋偏執。鸞還集議。宣大內聽京營徵發。  
外聽督撫節制。內外不偏重。而二議不相悖矣。時鸞  
蓄異謀。內倚爲重。而本兵趙錦。嬖阿其間。故調停焉。  
爾八月寇入平虜。轉掠應朔。殺擄數十。九月寇入弘  
賜。及安東諸縣堡。而出總督蘇祐以血戰斬馘聞。而  
巡按蔡朴極論怯懦觀望之罪。兵部故寬之曰。兵繇

入衛而弱。兼以因饑。尚能防遏。比之自擁者不同。宜從少貸。而極恤其饑。上皆從之。遣給事徐綱往行賑事。綱勘實。上聞。請以同庫貯例。及主兵二銀約九萬四千有奇。分投委濟。同馬舊有牧場。湮塗略盡。所給豆三斗。自養無以及騶。宜查其侵地。今官軍九萬二千馬。三萬五千二百。請加人馬糧豆各一斗少救目前者。悉議可。山西御史李一翰奏。虜自二月虜犯河曲老營。其守備曹懷忠。楊秉禮。知縣丘華各損軍狀。總兵李淶。趨戰愆期。東移寧武。下部各治之。蔡

朴言曩時大同弘賜堡外增築鎮羌等六堡。內有墾地五千四百頃。耕守得策。後巡撫何思欲掣之內地。地不日削耶。乞命守六堡如故。遂依所擬。七月把都兒大舉。分道弘賜及廣昌。表錯遇之敗。後虜移營攻。挿箭浮圖關。南大震。固原遊陳鳳寧。夏遊朱玉入援。過浮圖守者具蓐犒以需。鳳玉曰。稍緩不及賊。候旋軍饗之。不立馬而去。及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恐爲所躡。乃以驍騎綬鳳玉。其衆分道自大金井北遯。上聞大悅。不俟勘報。晉二將都督之秋。

各賜白金文綺。八月寇入蔚州。九月寇犯神池。巡撫趙時春帥馬步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時虜縱掠八角。忽謀者曰。虜騎二千去此兩舍。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之。大帥李涑固止曰。狡悍未可易。公第駐此。涑當抗敵。不貽公憂。時春攘臂而前。及虜于蟲嶺。伏起。涑曰。吾死于此矣。時春棄衆而奔。涑等殊死鬪。虜騎益衆。涑與其子松及裨將馮思李桂孔賓高遷陳金尹忠俞輝皆戰死。時春投一墩。墩卒引之以繩。乃免。虜亦引去。總督蘇祐奏錄諸臣勞績。捕斬四百。

虜敗出塞。巡按毛鵬言。虜自七月十六日來。八月初七日始出。擄戮殆無餘類。同帥吳瑛壁于土溝。宣帥劉大章壁于黑石。閉壘觀望。是以賊遂飽欲而還。則取其零騎病棄。告捷陳功。夫喪敗則減百爲一。斬獲則增十爲千。互相效尤。公爲欺罔。吳瑛劉大章應服上刑。撫臣侯鉞。劉璽。督臣蘇祐。法亦難貸。巡按李一翰亦劾城池之失。撫臣趙時春以兵子敵。繁時之瘡。瘡未復。西路之潰。歟。旋聞大將駢亡。匹騎不返。所當重究。兵部復稱。諸臣力戰殺虜。俾之失利。實上天

垂祐所致。請擇吉告謝。諭功行賞。上曰。今歲醜虜犯關。諸將奮勇擒斬。仰荷玄祐。恭舉謝典。時齋居所永。故諱不祥云。三十三年。同帥岳懋帥所部巡邊。會虜于五堡。至青屹。陷伏中。懋力戰而死。贈廕祭祠。有加時逆鸞勾虜之謀。發于禮書徐階。諭鸞族。而虜又從宣府射書乞市。於是部疏及之。總督許論深條其弊。宣大士馬枕斃于道。任其土者。漫不省憂。致貽今日之患。上有動于中。震怒。逮械蘇祐侯鉞。遣刑侍陳儒。發十萬金。往賑大同。七月。許論言。謀虜將寇關。

南乞查寧大遊擊胡吉楊世臣所部士馬一駐懷來。一駐隆慶與保安永寧二堡並列。賊犯則四營先據其險。邊營復尾其後。臣等合營趨其東。如此朝呼夕至。部覆可之。論又奏前翁萬達所築大牆安邊長策也。後以兵少而變其說。守牆不如守臺。又變其說。改敵臺爲輓臺。內空之者非也。臣復思之。墩在牆內。隔力于賊。及入牆震駭逃矣。莫若改築邊外。便報可。四年捕虜酋鐵奈門謀魏鎖住梟之。詔賞許論等金幣。宣大告饑。戶科黃謙條三事請于代州紫荆居庸。

立倉以便民運。則積聚之近也。民逋不下數百萬。有司視爲故事。則參罰之紆也。舊有養廉地土。優恤邊臣。振作士氣。近退給軍佃較及刀錐。則鼓舞之忘也。詔舉之戶書方鈍。奏宣大歲餉二百五十餘萬。猶稱不足。然同撫王忬掌八萬八千之衆。而追賊境上。僅云一萬三千。宣府劉廷臣掌八萬之衆。而奇遊援之。所用不滿三千。可見籍有名無。糜費之故。惡能逃也。臣不知邦計所終。上是其言。諭之曰。宣大米價湧貴。可倣昔人平準法。部奏差二主事。收糴于山東。



者運通州以脩宣河南者運易州以脩同俱報可十月巡按李鳳密報俺荅數犯皆姦逆丘富周原等爲之謀朔州副使楊順智略可任發以萬金勿問出入毋泄有馬邑生張蕙自虜中歸言俺荅永邵二部兵可二萬六千人叛人丘富日夜導之許論上其事官蕙官而懸縛酋賞格九月虜大舉自平陽方口許論遇于朔州擊之虜遂北路將丁碧遇虜鋒于馬竄突入虜陣而死詔蔭贈如例虜按于威寧海子而遣人降者王青三十二人詐饑行乞三關邏得其情巡

撫王崇以聞。詔誅青等。賞資將吏。同撫楊慎以饑甚。請損本色之額。部覆屯田之法。兵食所自出者。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我祖宗時。同額至五十萬石。故塞下之粟常充。而虜不能害。今日虧月耗。存者僅十萬餘石。而又以三分告折。殊窮感矣。邊臣縱不能盡恢全額。奈何區區于七分。之數。復不能守耶。虜抄暴無時。民不得盡緣南畝。固也。然考之古人。充國嘗屯於金城。曹操嘗屯於許下。夫強虜在前。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四面應敵。迫不

暇田莫如操。當時猶且爲之。大同雖苦虜。然出入可  
預謀。非有倉卒轉戰。朝不謀夕之患也。頃畝尚存。成  
規具在。又非若金城許下。創建於窮荒絕域之所。開  
墾於干戈擾攘之秋也。人罹流竄。地多荒蕪。沃者并  
蒙強寒者困。牛種耕耨。奪於私差。輸納病於重歛。武  
職慣浸漁。文臣事姑息。屯法之壞。職此之繇耳。當事  
者不務反本澄源。釐此數弊。依違於人情之便。苟且  
目前之安。此臣之所未解也。上從所議。邊屯本色  
七分折色。三分爲率。不許違例奏改焉。十月虜十萬

分掠紅門。大帥孫朝禪將張琮等却之。督撫江東閔  
照以聞。賚之金綺。十一月虜酋黃台吉夷婦桃松賽  
者。辛愛之第三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  
率自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詔爲奇功。以  
夷男婦致之。關下辛愛俺荅子其士馬雄冠諸部。  
且克狡無賴。北邊畏之。旣失其婦。則慙恚。凡殺守舍  
及其親屬百千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  
同左右衛諸墩堡爲所攻毀。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  
以銀爲駱駝相易。不則糾衆內訌。使若十年奔命。延

撫朱笈言此酋恥失嬖妾甘心于我土餉運阻塞兵  
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亟譯審情僞以弭邊患已  
虜益滿布山谷圍右衛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願以我  
叛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  
于是遣桃松賽收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收  
令哥携桃松賽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陰告之  
辛愛辛愛選騎追之及於黃河岸執至塞下環視磔  
裂之刺取心血徧飲諸婦虜狎知順等無能矣三十  
七年正月大同自納虜婦桃松賽之降虜圍日急歲

且盡虜至滋衆。道路梗塞。烽火斷絕。總督順上書告  
急。白蓮教丘富周原等投虜。播妖納叛。招亡漸爲蠶  
食。屯堡蕩然。田畝疆界鞠爲莽草。荷蒙聖明憫鑒。  
發三十餘萬金。預脩儲蓄。邊地歲祲。糴粟開內北及  
轉運。虜已充斥。如陷虎穴。大堡纔得數千石。小堡數  
百石。不飽官軍兩月之需。各城老弱閒丁。不廩於官  
者。且數倍焉。城門晝閉。樵汲不通。握粟束芻。市無鬻  
糴。富者擁金帛。置產鎮城。貧者挾男女流竄。寧代甚  
者。夫妻相棄。閭室自經。時逼新歲。未覩正朔。辭臘迎

年俗節盡廢。目前竊恐內變。明春何以支持。臣惟大  
同係京師屏蔽。西衛係大同安危。虜氛之惡。未有甚  
於此時者。乞再發十萬金。召買糧芻。以脩戰守。俾臣  
與垂絕父老子弟。共保孤城。邊方幸甚。時總兵龔秦  
亦奏。副總兵尚表。護運入右衛。虜選銳圍之數重。經  
月不解。巡按御史路楷亦言。右衛城中。併竈而食。折  
屋而爨。號哭之聲。徧于里巷。勢甚倒懸。上聞而大  
駭。如數給之。去秋虜入楷報。陷失狀甚悉。慘怛至是。  
盡反前奏。稱總督楊順率將敗虜有勲。乞陞賞有差。

蓋公行賄賂倒置功罪。皆嚴嵩父子主之也。上深  
念右衛圍久不解。因給事徐浦之告。乞運紫荊米二  
萬石。因御史樂尚約之告。發主兵十四萬金。命侍  
郎閔煦督餉。侍郎江東督兵。遣薊副帥馬芳領精騎  
五百人往。其日尚表捷至。言官軍突圍斬虜一人。獲  
俺荅孫及壻虜退舍十里。此三月二十日事也。圍城  
中遣諜十二人。至是其一始達。上嘉其勞。晉都督。  
壬辰右衛圍解。虜自去年秋入犯。更畱遊隊于右衛。  
阻閘行旅。比桃松賽來降。又聞尚表餉來。乃移大營。



內牧俺荅駐西南黃台吉駐東南。脫脫駐西北。各去城三舍許。斗粟束芻亦復斷絕。城中亦無正騎。得出重圍者。尚表初以投閑領運。旣爲虜遮。極力城守。出庫藏兵械火器。分給丁壯。晝夜登陴。虜攻輒擊却之。圍久匱竭。則誘諭富家。勸貸雜糧若干。旣盡。則括牛馬等畜食之。悉撤屋而爨。虜間及中間妖叛人等。日往來城下。譎嚇以投虜之利。城中人心始終無搖動者。至是侍郎江東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集兵數萬。嚴部而進。虜聞悉。拔帳北遯。東是日入右衛。運糧四

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出迎。老稚婦女皆感泣呼  
萬歲。聲震地。相顧再生也。連歲守者非人。虜視爲通  
衢。不分冬夏。與華人雜處其地。上心憂之。發太倉  
歲例外以數十萬計。類爲守者。交關當路。掊尅賂遺。  
而邊民所需不及十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宣大  
可棄。以誑聽聞。旣虜圍右衛急。上屢問計於大學  
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對本兵許論。前總  
督宣大知彼中事狀甚明。請降諭問之。諭遂言右  
衛遠入虜地。果能歲辦五十萬。則彈丸獨可保也。論

蓋設爲難詞。俟上自棄之。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爲區畫兵食。爲更置文武大吏。聖意所嚮。百司凜凜趨事。而虜導引去。右衛以存。等諸臣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卽大同併巢于穹廬矣。兵書楊博以右衛解圍聞。上大喜。賜江東等銀幣有差。發賑二萬。發屯二萬以卹之。博乃條具經久之宜十事。廣儲蓄。勸忠。盡給牛種。築墩堡。增募兵。計車營表義助。安流移防。遠邊查火器。疏入俱允。博又條上修復邊垣之要。曰。脩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

請將標兵量留十之四。餘悉歸營。叙功者專以臨戰爲主。督撫止于賞賚。本兵巡按無所與。不然。必有張大掩飾之者。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去。不可收弦。今以一人矯前數人之枉。旦夕不可辦。言官論列本兵覆奏必詢邊官之淺深。任事之勤惰。差次之母傷其敢作之氣。邊民從虜中來者。萬死一生。而墩卒每掩殺爲功。卽幸而得達。復多繚繞。至使無辜之赤子狼狽自絕也。請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二墩。左衛至高山。每五里加一墩。高山至會城。

每五里創一墩。其左衛高山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大堡設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會城。亦如之。閏七月。博等於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南山。以達會城。濬大壕二道。各長十八里。告成。獨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從總督博請奏也。詔書至。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其壯丁之驍健者。名爲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頃因大學士嵩言同故。有秋發十五萬。

金以預其糴。又因總督博言發二十九萬以築其塞。三十八年三關北樓山林深茂伐山有禁。然奸盜不止。會大同以造營檄採西撫葛緝爭之。五月大同一鎮凡七十衛所屯糧共十一萬九千餘石。弘治間員外何文縉議以左右雲川玉林威遠平虜陽和高山天鎮虜等十衛地土沙瘠其屯糧四萬六千五百餘石并後衛子粒每石折徵銀三錢。新增井平所糧三千石每石折銀二錢。軍丁王罐等糧一千一百餘石每石折銀七錢。共折色糧五萬三千餘石徵銀共一

萬六千餘兩。相沿六十餘年。未嘗更易。至嘉靖三十四年後。節因兵荒。守臣屢請輕減屯糧。戶部議覆。定爲本六折四。准之舊制。本色糧不足五千七百餘石。於是管糧郎中。每歲於折徵銀內。逐項遞加以定本色六分之數。共加銀至一萬四千餘兩。又於牛具地畝內。每分增徵草十束。共計草三萬六千餘束。悉依時估徵價。邊人苦之。守臣爲之疏言。雲中西北極邊。風高土燥。物產最薄。自改折議行。六十年來。屯卒長老子孫。且二三世。耳目所習。其徵納數止此耳。夫人

情安如故常。駭於創見。彼先年糧額本折相半。而今  
改爲四六。原折各有定數。而今加增不已。初議額外  
加補本色一錢。已非所欲。而又勒今照依時估徵納。  
原議猶以本色重。故欲分別等第量行改折。而今反  
於原折升高一等。輕重懸殊。何恠乎錯愕轉徙。而屯  
地悉爲蒿萊也。管屯官旗終歲監併體。無完膚。妻子  
號泣。而主餉之吏。方且牽於成約。每當春夏二季。該  
徵本色之月。先將一主折銀扣除。令其以空文取補。  
實不蒙惠。將令心知其苦。而口不敢言。司道力言其



艱而機不繇已。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竊嘗過計。以爲邊地與內地不同。而邊氓與內地之氓亦異。強卒悍軍。易於鼓動。故威當施於不測。而恩尤不嫌於過厚。今無故而加一倍之徵。卽內地有所不堪。而況邊民哉。且所加者。歲不過萬金。而以此解三軍之體。其爲害孰重孰輕也。請罷額外之徵。詔可。初山西撫院募標下卒三千。設太原叅將領之。類皆市井惡少。都御葛縉馭之生怨。叅將高鵬復嚴以虐之。其魁李廷甫等遂夜聚殺鵬。焚八解劫獄囚。釋其指揮畢。

文繫奉以爲亂。文不從。亦被殺。大掠城中。天明各軍壯集。廷甫等繇西門而出。捕得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時守臣以一二塞責。餘不能問。三十九年七月。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繇玉林舊城而去。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構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于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先年皆以白蓮妖術誘虜。教以製鈎杆攻城堡之法。中

國甚被其害。比俺荅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之。巡撫李之進。及舊帥俞大猷。欲乘隙取富等。乃部分叅將王孟夏。麻祿。遊擊徐欽。把總補兒。害葛奈。守備劉本經等五十三人。率銃卒三千人。馳進漢與趙哥孫。吳鄭曉。以重兵分三哨出邊。營於玉林隘。爲後繼。孟夏等夜疾馳昧爽。及于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餘衆奔匿。縱火焚其宮殿居室。時

富先隨虜帳北徙。趙全走匿麻總兵掘墩半墮。會虜騎大至。我兵乃引退。自磬亦脫逃。擒其弟自橋及其嬖胡氏。全弟賢亦爲我兵所殺。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夷器無筭。兵還渡黑河。爲虜追騎所及。分哨迭戰。且戰且却。還與大營合。虜衆乃馳去。諸軍遂以翌日入邊。往還凡五日。總督葛縉以捷聞。上聞而加之。亟命賞典。九月虜繇拒胡寇及廣武支灣。攻牆不克。復繇朔州移營越關。掠于臺嶧。同帥劉漢初保應州。而忘拒胡。西帥王懷邦引兵自靜樂入太原。曰。予繞

敵前實則避之。及虜去皆勘之。得削秩有差四十年。正月虜騎萬餘自河西踏冰渡河。寇掠五花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迎戰于冰橋。敗死。四月同撫楊選奏。今邊事日敝。須假臣等以歲月。寬其法網。今繕甲兵者。欲充行伍。而司錢穀者。則意在扣除。修墻垣者。欲求堅固。而領度支者。則意在限工。又請乞兵餉。勢急倒懸。題發之時。每加裁削。奈何責邊臣展布。下戶部議覆。屬者各邊奏籍。開註逃亡。正爲虛實數。便選補耳。一切置而不問。豈得無奸修邊日程。本視工之大。

小未嘗槩責其速成也。主客餉歲歲加增。過額數倍。當督催逋。專仰度支。卽竭內帑。日益不給。上以爲然。六月。先是宣府邊外有流夷。史大史二爲黃台吉略屬之。因用爲導。永寧龍門之間。頗被其害。然黃酋淫虐。凡史夷妻女。凡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爲所漁。併攘其牛馬。繇是史夷怨恨不附。累通款。願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自效。以立徵信。史夷兄弟乃斬黃酋所署監部夷孫忍克等十餘人。盡戕其衆。以其俘馘來獻。守臣以聞。分別賚之。虜六萬餘騎。犯居庸。

岔道口。官軍禦之。原任總兵姜應熊先進。遇虜於南  
溝。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鎗墮馬。叅將胡鎮庵所  
部兵力戰射傷數騎。奪應熊以歸。虜遁去。上諭撫  
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恃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可於  
諸城堡。遍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仰奉上天  
保祐之意。於是部臣楊博言。今歲虜謀異常。在西者  
分入宣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屯分邊右。以窺  
我薊東之息。大意垂涎畿甸。欲爲深入之計。仰蒙  
宸諭。中外戒嚴。四十一年。總督江東上言。保全邊堡。

一策最爲切要。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焚廷老上。拓壤狼居。似非遠猷。部議悉允。十一月虜犯神池。五日而出。總兵吳徵詐功以捷聞。爲臺所劾。逮之。四十四年侍郎萬恭奏防河之打冰苦寒難支。虜以夏秋塞裳而渡。何恃于冰。如臣



計者。自險崖逮陰灣爲極衝。亟築牆二十里。陰灣至石門爲次衝。亟築牆二十里。山西內邊自平型而西至老營止矣。外邊孤遠遂爲虜衝。如臣計者。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屹。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居。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存急在修舉。遠接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脉。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河牆之費。括諸有司。乃河之費。取諸班折。詔可。山西侍郎萬恭上言。清勾軍士。旋復逃亡。在

軍有南北之不習。若莫免其僉丁。止追衣裝之資。發邊別募。所司咸議曰。勾充一事。委爲實政。第恐沿久。竝起解而沒之。則伍廢矣。恭又奏。往年虜入內地。府州縣衛。漫不經心。第以傳報防守之責。諉之將領。夫州縣之民壯衛所之雜差。散而安居。亦可聚而守也。今宜一體責成之。又邊將失事。提問者。或緣勘合未到。或緣按臣交代。輒得避之。非罰不踰時之道。請聽臣等先拘繫之待命。上深以爲可。勅各邊如之。總督王之誥言。同與宜鄰。而士苦特甚。其故有三。夫

免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輸。以其月糧抵補。官免催科。軍省加耗也。然領屯者無幾。而逃故者日多。逃故之所逋。何與於軍。而糧司期于足額。凡月糧槩從半給。不論有屯無屯。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之衣食。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往往以荒蕪請蠲。而沿邊玉林雲川威遠平虜各屯。比歲苦虜。或變鹵。或沒沙磧。或蕩溝塹。乃其額獨不得視內郡。末減二矣。屯田御史又于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

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間之往往棄產亡去。今新開之地復成汙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胃重歛之虛名。而遺邊郡無窮之實禍三矣。今欲足兵足食。先除三害。乃可。戶部請下其章于賞軍科臣。及撫按管糧官。隆慶二年。論石州功罪。初俺荅欲犯汾石也。諜者以告總督王之誥。下令屬岢嵐兵使王學謨等增修城垣。急入收保。而有司恬不爲意。及虜騎分三道入老營。遊擊方振遇虜屈灣。與戰。身被十餘創。却走虜。遂深入之。誥倉卒檄同帥孫吳提兵繇

間道應援。而西帥申維岳等逗遛不進。虜遂薄石州。城分掠嵐縣寧鄉。聲蹂汾州。還出太原矣。衆議分維岳及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之兵尾賊而南。吳及晉帥田世威等間出天門關邀擊賊前。過其東歸。巡撫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嶽且前且却。三日始抵大武。而石州遂陷。州守王亮死之。屠戮甚慘。吳兵抵省。始援汾州。虜使我叛人入城爲內應。州人獲之。得預修備。虜至急攻。不能下。而維嶽以石州陷。日尋間道走文水。虜得大掠孝義介休平遙文水交城大谷隰州。

間所殺虜男婦以數萬計。芻糧頭畜無筭。所過蕭然。一空。死者橫路。石州旣破之。誥急督宣帥馬芳西援。或云俺荅雖西。其子黃台吉尚在宣塞未動。恐乘間卒犯南山之誥不宜西行。本兵計無所出。又急使人追之。誥等東還防護。陵京獨遣二偏將將數千人往。是時虜入邊已二十餘日。在內地久。氣疲又雨潦淹旬。馬倒過半。皆杖馬箠。徒步歸。所鹵多不能盡載。徃徃遺棄于道。浸尋蹣跚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無一人禦之者。第早從之。誥之請。趨令西援。雖無抹于

汾石之禍。猶得以擊其情歸。以紓華人之憤。而當事者昧于幾宜。反爲虜偏師所綴。令其得志。益輕中國。殊可恨。虜旣去。汾石維岳始約吳兵進戰。及虜出崑崙東。吳竟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而維岳世威終不敢戰。之誥所遣二將。亦皆遷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出。獲奸細明海浮董噎等。及他老弱疲殘類。以掩襲得之。獨振一與虜遇。月逐虜于嵐縣普明村。稍稍敢戰而已。事聞下御史勘報。下法司議得。旨維岳世威寶各斬。繼洛學謨謫戍。

餘降級有差。振月陞賞。時邊臣選愼怠玩。掩罪冒功。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罪。將士始知畏法焉。孫吳乃出塞襲虜于亂山。裨將方琦等斬首三十四事。聞命賞之。總督陳其學上分防之議。曰。西路將方振駐于永泉。中路將王懷邦駐于麥川。北路將牛相駐于馬蘭。東路將戴椿駐于廣武。總兵謝朝駐于方陽。汾州將駐于永寧。太原將駐于省城。防河將駐于灰溝。所爲備若此。三年同帥趙岢出于弘賜。遇虜斬首一百七人。上賞之。且予蔭。十月御



史燕宦儒。抗論懷應山陰之敗。曰。陷堡寨大者二。小者一十有九。掠殺男女數千人。畜芻萬計。麻錦麻貴。葛奈三人者。稍有勞勩。而胡鎮文良臣不勝過矣。勅降奪有差。九月虜犯蒿溝。副帥錢棟入其伏中。及張汝紹喬文奎死之。十月癸卯虜酋俺荅孫把漢那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子。鐵皆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妻所。既長娶婦。會我兒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爲俺荅所奪。那吉怒。欲治兵相攻。俺荅以他女畀之。終不悅。遂棄所部來歸。

獨阿力哥等十人從已而降者相踵。巡撫方逢時受之以告總督王崇古。處之鎮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至。會俺荅攻掠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古。檄各鎮巡嚴兵禦之。乃上言。今聖武布昭。黠虜效順。殆天意非人力也。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擁衆內附者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禁絕交通。多方試之以察其志。使俺荅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許其生還。因與爲市。令生縛叛升諸逆。歸我士馬。然後善遣之。此一策。如其恃頑強索。固守隨機。示以必

殺制其死命。其氣易阻。必不敢大肆。吾計可行。此一策。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以結之。其部繼降者。輒收牧。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荅既死。則令把漢還本土。收其餘衆。與黃台吉構。我以師助之。或兩利俱存。而內收其力。邊人因得休。又一策。乞裁可否。廷議譁然。御史葉夢熊。諍尤力。予降二級。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王崇古奏。虜酋俺荅。調黃台吉所部兵。分道入犯。

紮把漢甚急。陽爲發兵。陰擇便利。鹵掠。志不在把漢也。我分道禦之。虜頗不利。及聞把漢授官爵。遂率衆出邊。願據誠款。諸將雖無首功。然所殺傷虜過當。兩鎮賴以保全。宜錄總兵趙奇等。初黃台吉之薄同也。適俺荅使在田世威營中。世威讓之曰。爾來求和。此兵何爲者。俺荅乃令黃台吉罷兵。而以好言來謝。總督王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偕其使入俺荅營。言朝廷待把漢那吉不薄。趙全等旦至。那吉夕返矣。俺荅大喜。屏人語言。我不爲亂。亂繇全等。吾孫降漢。此天

遣合華夷之好也。天子幸封我爲王。藉威靈長。北方諸酋。誰敢不聽。誓永守北邊。毋敢爲患。卽不幸死。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其忍倍德乎。酋婦日夜涕唇。恐戕吾孫。及聞故感愧。嚙臂。遂益發使五人。與崇德來乞封。部議定。上曰。虜酋輸誠哀懇。今執叛來。獻具見恭順。其賞把漢那吉。絲段四表裏。布百疋。遣之歸。其封號令詳議覆奏。巡按姚繼可劾奏。巡撫李逢時宣帥馬芳。以把漢故圍平虜城。掠甚毒。逢時芳屏人語。反厚賞而遣之。宜按治。上以款事。命供職。

如故。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輔。趙龍。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小吉等來獻。先後降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因尊俺荅爲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殿棟落。壓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復居。全等乃各建堡治第。制度擬于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蟾宮鳳闕之號。俺荅益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鼠子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藉藉以板升爲憂。募有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千金。久之不能得。及是把漢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請遂受其

獻遣使送歸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奏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携其妻以歸。畱阿力哥及俺荅使二人爲質。至是以狀聞。上曰。叛逆元兇。頻年糾虜。仰賴上穹錫祐。虜酋效順。執縛來獻。朕心嘉悅。宜奏告郊廟。獻俘正法。督崇古言。俺荅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但言吉囊大把都未與盟疑有詐。臣未之許。蓋老把都俺荅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侄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

統親枝也。俺荅於諸虜爲尊行。力能令之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焉。第俺荅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適黃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構之私。卽不來。則失俺把諸酋之助。其勢自孤。卽今秋之寇。但能螫遼左。不敢南窺矣。今俺荅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感聖朝曠恩。相戒不犯邊。專開貢市以息第。諸邊將士習燒荒工。



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惟陛下與諸臣計之。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酋犯薊。執馬房內監楊淮等。脇以奏開馬市。先帝不允。而命咸寧侯鸞。仇將兵撻伐。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帛媚虜。仍許請開市。以迨已責。當是時虜勢方張。開市之請。非虜本心。繇逆鸞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約爲患益甚。先帝震怒。始寘于辟。嚴爲之禁。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歷稽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

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爲許封貢便。條爲八事。歲一貢。俺荅馬十匹。夷使各八匹。部落各四匹。人不得過百人。互市之規。先年原立定疆。其大同應于左衛。迤北威虜堡邊外。宣府應于萬全右衛。張家口邊外。山西應于水泉營邊外。招降之例。多收真夷。通貢則毋收之。謂我納叛故也。三月甲子。給事章甫端張國彥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虜酋封貢互市事。與總督王崇古八議。互有異同。詔併下部議。于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廷議之。定國

公文壁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爲可英國公。洛。戶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爲不可。工書朱衡等五人。以爲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兵書郭乾。滑于羣議。不知所裁。姑條爲數事。以塞大。抵。皆持兩端奉。旨。北虜封貢事宜。如崇古議。封俺。荅王號。全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于三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禍等物。不得闌出。封。虜酋俺荅爲順義王。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

段八表裏。賜之勅。六月虜酋順義王俺荅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孟陽等來獻。先後十三人。王崇古以聞。上加俺荅誠順命賞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尋詔宣大御史礫崇山等傳首九邊。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曰封疆弛守之漸。二曰熟夷疑叛之漸。三曰將領推諉之漸。四曰塞下虛耗之漸。五曰勇士散逸之漸。六曰市地增加之漸。且言虜酋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爲

邊患部覆崇古議前二漸處分已決後四漸大率皆行但熟夷車史二族款服已久今既以法裁諸夷則于黃把二酋亦當責以大義不得恣其魚肉若增加市地及三鎮市地之說則禁之斷也內夏外夷原有定限今不得已至于互市使邊人日夜與虜構法計非完善上從部所議大學士拱高言嘉靖十九年北虜求貢當事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間暇積我

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開我屯。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自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怠。良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實有欺憤焉。可恕哉。上嘉納施行。劉良弼又言。宣大燒荒前。以受欵間停。今視爲故事。野有茂草。不復得焚。非固圉之謨也。報可。三年。吉能者吉囊之子俺答之親侄也。吉囊逢黃河冰解。入套。則患在張掖。酒泉。出套。則患在雲中。上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據其地。如近歲黃甫川。草架城。鎮。

解堡之攻陷。及撻梁之殺戮。能不懷柔之。督臣王崇古撫臣楊錦上其狀。曰。番詞甚馴。自謝雙山之盜。土戶只家爲之。謹如漢誠。奉獻善馬。詔授吉能都督。

賜大紅織金獅子紵吉能執夷禮。南嚮叩頭。四年。黃台吉同兀懷擺腰。馳弘賜堡。直藩鎮城。多所殺略。巡撫方逢時登城樓。差通事土忽智。曉譬之。犒其牛酒。乃走高山站。付帥劉國鑒戰許家庄。總帥趙苛馳燕山。擊之。乃退。御史孫繼可劾失事狀。五年。史酋盜黃台吉牛羊。黃台吉請于其叔昆都力哈。與父同力索。

熟夷而甘心。父與叔不答。吉勢孤阻。佯爲行獵。旁近塞以訶我。崇古令趙苛犒之牛酒。微示不知狀。台吉乃悔禍。然軍門隨繩史首竊罪。趣與黃台吉講好。復立新車市矣。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者。俺答之侄也。并市水泉。六年。宮車晏駕。崇古爲位。率貢使哭臨而迤北黑夷。窺青把都太松之隙也。奪其廬而去。以故貢市最後。五月崇古請曰。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請官之以指揮同知。夷使谷氣台賓有書。繕功。安克等有傳報功。請予百戶。從之。萬曆元年。賜



俺答印佩之。愉快甚。奉表稱謝。自遜不曉。乞太師加  
以美言。第部曲四十萬。未得鍋者。快快。崇古乃遣漢  
僧八人。咨番經廠。得經。列以法器果蔬諸供。令其戒  
殺而去。暴也。俺答膜拜禮之。授大國師秩。而送禮把  
四人還。馬馳衣繒俱焉。邊吏迎之。陽和館。詔授僧  
冠。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難習番經。不識文字。每書表  
悉出漢人手。多爲姦羣所波蕩。往往書辭。口傳背馳。  
多不足憑。然順義王蒙休德。願格心稱臣。故無患。於  
是戎部行四夷邸。遣韃靼譯者叢文光。往大同譯。如

忠孝經之類。虜王大喜。令那吉擺腰習字焉。夏。俺答  
機械變詐。飾身赴市場。凜凜約束。陽令其子黃台吉。  
侄青把都。躑躅邀索。因而調停。其中示德。黃酋市每  
諭期。部下卒時小略。又刼使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  
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狄釁。以旨諭虜王。每日置  
酋長二人。分地干樞。疏捕。謂之守口夷。蓋守口之設。  
夷甚馴也。厥後虐之。自我致寇矣。御史孫琮上八事。  
曰。夏初遲之。夏末過期不至。或有變盟之萌。二年召  
王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旣封。吉能亦

修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疆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于家。代崇古督邊。三年。俺答請城名。上賜其城曰福化。而黃台吉改貢市于新平堡。小威靜等得封百戶。四年。遷把漢恰台吉等。及其妻官階。以酬主市之勞。打刺明安獵于膳房。會把總張維屏行樵邊外。望虜與戰。被勅入興和。方逢時戒吏人毋得以一布一肉中虜。

計而讓虜王甚急。月餘。俺答大會永卜邵等。按打夷罪。如所約。盟羊千馬二百。橐駝三。謝過如故。詔賜其金幣。時永邵卜亦晉階龍虎將軍。志驕矣。請如順義王所市數。于是關吏辦折之曰。青永二枝。固已相等。永曾無辭。是後其部黃鵠兒等。後先授百戶。五年定貢市効勞。三載總敘。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敘焉。二月。俺答執獻鶴等四人。皆日夜佐虜叛盟者也。賜虜王幣。而論叛者如法。御史陳

文遂等條馬貢事曰。江南江北。輸馬值二十四兩。至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廼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卽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人。而況二軍有如皆貧馬卒不可易。則胡以爲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駑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母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卽扣折色餉母出一

月。庶軍無賠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絕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爲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夫虜旣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野。虜得因以爲利。甚者陽以它故請假期。或至冬。士

卒墮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奈何常中虜計。而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事亦欲以六月告畢。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尚書按文燧議。宣大撫賞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哨尖丁。商稅。稞公務。夷稅等金。報可。崇古議曰。歲散發三鎮。各萬二千金。同椿朔馬市馬千匹。轉發薊鎮。或俵兌京營。或給戶寄養兵。尚書竟請予萬金。馬給邊。都御

史楊綵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關。餘悉解太僕。匹予貨本十二金。太僕卿屠羲英見爲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賣不得議解京發。寄致滋耗損焉。巡撫方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一校。而以一把總領之。十校爲一場。不足者無取盈焉。而以叅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良否。視其醫藥。



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以備冬寒。而山西則領於行太僕。宣大則領於備兵使。陽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民得以軍請易。國家歲令直隸山東河南養大馬數萬匹。轉太僕顧民馬。每匹費四十金。而芟芻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二百匹。送戎部轉移太僕。得委官屬臨場。大會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使。選擇兌給。京營祇徵直隸山東河南金錢。以爲市本費。薊鎮歲發萬二千金。上谷易

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真大河保諸郡儒裨馬亡慮數千。半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薊鎮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真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上谷以一鎮而當永邵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鎮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真保春儀馬。薊鎮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

於牧場選解之。六年虜治貢事頗恭。然往來甘肅間。一至則請增酋長秩視事。及視事。則復賞散夷以爲常。七年秋俺答返其故巢。總督吳兌之籌也。前通事人珊瑚戈陶等。後通事人金鳳等皆爲虜所信。斤斤奉約束。旣歸巢。市如初。請寺額。及遷番僧哈望秩。詔如請。名其寺曰弘慈。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三娘子以訃聞。總督鄭洛上其狀。賜祭七壇。段布百數以恤之。遊擊沈棟奉勅而往。至歸化城。望闕謝恩如禮。三娘子貢上馬九匹稱謝。上賜綵紵勞。

之長子黃台吉襲封。更名乞慶哈。俺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葢燭香。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畢。敬問皇帝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顙擊地如萬杵登登也。乃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主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己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

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  
酋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嫌之。將別屬。  
督臣鄭洛計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令  
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  
耳。于是娘子逼利害。乃歸之。冀黃酋死。扯酋當嗣。洛  
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  
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  
子帳中。掛撒袋合婚。十年。鄭洛遣通事馬應時。東西  
馳布。告諸酋。佯爲趨貢事。陰以詞之。三娘子遣土骨

赤請寬假。辭以旱。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十一年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落。及板升甚雄。三娘子謀之。爲不他失禮婚。而恰台吉弗從。三娘子使扯力等引二千人。遂爲板升。于是恰酋扯酋互相殺。已而宰生。倘不浪。乘機略恰台吉。諸夷遜患。請居內邊。與麥力艮。襖兒輩。莫不怨黃台吉之縱三娘子也。五月把漢那吉行獵。墜馬死。襲其子朝木台吉。略勇將軍把漢首欵之功。固大而竟不得襲封者。以倫次尚屬黃台吉耳。十二年。扯力克亦欲娶大成比妓。而三娘子益

怒治兵。未赴市。同撫胡來貢。令虜王遣酋長至關。受賞而去。十四年三月。三娘子以黃台吉死。而扯力克自立爲王。乃召之合婚。其部夷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賣盜我偏關。三娘子一切罰治如法。十五年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爲忠順夫人。十八年大學士錫爵<sub>王</sub>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款十九年。順義王擡力克以助。穴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諸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爲都督。

史二卽捨力克兄安免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款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熒下求安。專藉款關之利。文吏隙中觀闕。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怙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已。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三十五年。



撫臣馬鳴鑾曰。青把都五素太杜丙庫打兒汗洪小  
反成等。蟻聚于邊。此五十餘部。區費近十萬。而主客  
芻秣。縣而聽發者。又二十餘萬矣。三十八年。大同饑。  
總督馬鳴鑾爲之請賑。三十九年。同撫汪可受報曰。  
五路偵報。所聚七十三酋。飲血而盟。以四月大會于  
白鹽腦坡。夫五路之挾卜酋。以令衆部落者。忿也。忠  
順以意召之。而未卽來者。疑也。狡謀有二。待扶忠順  
而婚成。則乘勢生事。以壞和款。蓋循舊局。則忠順爲  
政。壞之而再款。則卜酋爲政。敢不愼諸。兵部議曰。五

路等而不勝忠順也。五路等必洩其忿于吾。則邊危。五路而勝忠順也。則携虜西歸。卜石兔爲政。非復虜婦爲政。款局必變。則邊危。又使安然成婚也。則携重兵以要我。厚酬以望我。我不與。則棄前功而排後釁。我與之。驕益悍。滿益貪。必長其輕中國之心。則邊危。未有戰不備而能款者。四十一年正月。自扯力克之歿。卜失兔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是總督徐宗濟以爵禮請。詔卜失兔襲封順義王。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各資蟒

獅銀幣。五路酋長各加秩。序班王弘憲賁捧勅書。到邊而卜失免以草枯冰凍返騎回巢。御史李若星引大義責宗濬曰。辱國損威義難姑縱。當收成命。停爵賞。宗濬表餌之算已涉虛張。向者威遠肆侮挑信敗謀。虞岑失機。張俊殞元。宗濬可爲前鑒。兵部曰。此必有亡命陰謀。蜚語熒惑。教之以要挾者。卜酋回海西千里。未必卽來。封局宜慎。四十八年四月。總督崔景榮奏記。同帥楊肇基以邊情報。素囊部下大小啞不害等。烙馬撒塘。赴市謀食。虜王卜失免亦趨紅門。

而講市住于乃不啞者。去邊八百餘里。六月牧于石  
八兒。去邊五百。月抄牧于昭君墓。跌列。去邊百五十  
里。威靜尙不浪宴之。卜初旬牧于云石堡。遣兵免往。  
忠義夫人並與素囊不相見。卜經素路。素伴不知交。  
謀互疑。恐其鬪穴而延林也。前年卜來而素不至。去  
年卜素亦同補貢。今且素乘卜至。復却而遷。卜襲之。  
今亦損矣。天啓四年二月。巡撫劉遵憲塘報虜情。曰。  
虜王卜失兔。于歸化城誦經。同多擺土蠻。習合台吉。  
治兵。思得素囊妻宰生大比妓。而鹿聚之。忠義夫人。

見阻而怒。相治兵。雖犬羊態云爾乎。乃其去塞百里而軍。幾幾乎照我烽也。

職方氏論曰。嘗讀漢書。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豈易得哉。大邊廓寥。虜伏其革毡。雖緩帶輕裘。亦足爲治。奈何大邊淪胥。而二邊之內。復棄爲王庭。衝衝遂亟。然高山聚落之戍。成而二邊宣寧。諸縣沃土茂田。棄畝略恢。五堡之增復。利不百不興也。乃持束濕之令。彈駟介之驕。才臣喪

首。懦帥否凶。用夏從夷。禍重如地矣。大同川原平行。大舉鑣鑣。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一切等處。南犯應朔。必窺于茲。東則天城陽和。連于順聖二川。而平虜西接老營。近偏頭。出套而渡。易若褰裳然。夫三晉之地。展帶六關。外則雁門偏頭寧武隸之。內則居庸紫荆倒馬繫焉。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略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雁門稱絕險。二邊不守。故逢其扼。寧武旣不甚隘。偏頭復夷曠可馳馬。夫地平則修墻爲務。墻遠則併堡爲先。屯政克興。藝血成障。其

大要也。年例爽期。民運坐憊。轉糴召商。時防虜細。無  
易繇言矣。欵貢未諧。肝腦塗地。韜鈴既就。樹畜少安。  
則以分宜嚴嵩負勢。而右衛幾墟。新鄭高拱當機。而那漢  
稽顙。邊臣主謀。相臣主斷。兩相綰結。國柄乃尊。善任  
蓋可忽乎。通官之狙賦也。熟夷之豕畜也。虜大入則  
大利。小入則小利。安而忘危之二者。其躡躅矣。不虞  
市馬之流而賄馬也。何故。今日者。速不的部小而勁。  
則逐挿以脅薊門。挿漢兒部蕃而蔓。又逐永卜以撼  
宣大。永不避挿而奔套。則綏寧晝夜舉烽焉。豈非邊

臣撫馭刺繆。苟且交蔽。貢路互吞。賞格遠實。嗟乎。守在四夷之道。忠信蠻貊之風。曷其然乎。

二終

卷二

頁六